

1946
13

麒麟寨



刊最藝文代現

—4—

麒麟寨

著 麟 荃



行發社版出進改



現代文藝叢刊

— 4 —

麒麟寨

荃麟著



0717966



改進出版社發行

劇中人物

鄧九老爺——一個快六十歲的綠林豪俠，在麒麟山做了二十幾年寨主，生平喜歡講江湖義氣，却富濟貧，交納盜俠，從前子青來到山寨以後，更不肯輕易擾民，因此山寨里弄得日益繁盛。他氣宇軒昂，富有正義感，自尊心頗強，但頭腦簡單，缺乏主見，却又有點剛愎固執，常憑情感用事。在山寨中，有很高威信。

胡二太爺——四十餘歲，鄧九老爺多年的夥伴，現在山寨中當鄧的參謀，是一個殘忍，陰狠，兇橫的惡霸型人物，體格魁梧，肌肉橫生，山寨裏的弟兄對他都很怕，但又有點怕他。



蕭子青——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某游擊隊的政治工作人員，祕密混入山寨中做政治工作，現充山寨裏的大頭目。他是個幹練，極爲堅毅，說學的青年，在弟兄們中間耐心地做著教育工作，建立了極大的威信。

鄧秀姑——二十歲左右，鄧九太爺的女兒，具有他父親全樣的俠義的氣質，熱情，活潑，帶着一種江湖女子的作風。她很能影響他的父親，對於蕭子青頗有愛慕之意。李得標——山寨裏的大頭目，三十歲左右，是個當兵出身的人物，除蕭子青外，他在頭目中間算是一個大哥哥，性格粗獷，勇敢，喜歡抱不平，是一個老粗。

牛二爺——山寨裏的頭目，二十七八歲，是個農民氣味很濃的人物，豪爽，愚魯，滑稽可笑，常常被人欺侮，但却是挺忠厚的好人。

張大麻子——山寨裏的頭目，近三十歲，生活行動有點吊二郎當，說話喜歡油腔滑調，嘴角上常常吊著一支香烟，懂得一點外科土法。

劉大鼻子——在頭目中，他年紀最輕，也最活潑，有點傻里傻氣，有烟天真可愛，也很熱心，有個挖鼻孔的老習慣。

錢順生——漢奸派來的代表，四五十歲，是個墮落的秀才之類，獐頭鼠目，面目可憎，很會卑躬屈節，巧言令色，迎合人衆心理，偶然喜歡掉幾句文，表示他的淵博。

和胡二爺是老朋友。

趙寡婦——山下洗衣服的老百姓。

趙寡婦的女兒——全。

胡七——胡二太爺的心腹，兇暴刁詐不亞於其主子。

守卒——甲，乙，丙，丁。

羣衆——若干人。

故事發生的地點，是淮北一個土匪的山寨上，時間是現在。

第

一

卷

登場人物：

軍得標 牛二粉 劉大鼻子 張大麻子 董子青 鄧秀姑 趙家婦 胡二太爺
鄧九太爺 錢福生 守卒甲

景：

山頂上，一座古廟的大門口，（這所古廟是鄧九太爺的），廟門的位置略靠舞台的左角，有石階通到平地，門前一支紅漆刻落的旗桿。背後可以看到重疊的山峯，有一條山路從廟的左邊通到山下去，右首下端露出一間平屋，是頭目休息的地方，這是一個秋季的傍晚，陰天黑還有一些時間，太陽從山後反射過來，照著古廟斑剝的紅柱和旗桿，四周山峯和天空上渲染著黯紅的晚霞，隱約可聽到山谷里呼嘯的松濤風聲。

幕啟：

一個守卒，穿著農民的服裝，荷著槍孔立在山路的日子土，向遠山眺望著。山

風刮着他的衣襟，飄作響，右首下端的平屋內傳出呼五喝六和翻牌的喧聲，接落許多聲音吵了起來。

李得標的聲音：媽拉巴子！天九王，這一回可着了！

張大麻子的聲音：狗食的，碰到鬼啦！

（錢幣在桌子上跳躍的聲音）

李聲：哈哈……通吃一莊啦……呃，什麼，牛二霸你想賴老子嗎？

牛二霸的聲音：我……我……我沒有呀（頓跌的聲音）。

劉大鼻子的聲音：嗚啊，牛二急了！

李聲：嚇，傢伙，你跟老子裝傻？拿出來！

張聲：不拿出來揍他，李大哥。

（牛二霸踉蹌地逃出來，手裏的錢撒落了一地，李得標緊緊地追出來，牛二霸一壁

閃躲，一壁撿錢。劉大鼻子、張大麻子跟在後面發笑，連守卒也笑了。）

李：老子看你逃，逃到那兒去？還敢！

牛：（窘急地）不了，不了，好李大哥，牛二……（他吃了一拳頭）啊，牛二有話說

呀……（被打倒在地）嗚呀我的媽！

劉：（笑得彎腰）虛啊！李大哥這一下可够了本！

張：（挑釁地）牛二，別那麼丟人嗎，勇敢點兒鬥鬥呀！

李：（按着牛二額的頭在地上碰了兩下）怎麼碰？怎麼說！

牛：（急得直嚷）好了，好了，我的李大哥。

李：叫一聲大叔！

牛：喔，大叔，大叔，李大叔，饒了牛二吧。

李：（把他起來）嘿，經不起摸的小子，你有什麼話說呀？

牛：（可憐地）好大哥，牛二額只剩這一把錢了，還該着張九兒子兩吊呢。

李：呸！老是那麼窮酸相，別丟了咱們麒麟寨的臉！

（牛二額在地下找着散落的錢）

張：（譏諷地）喂，牛二，你也該老子撿一頓，兩吊錢就不要你還了，好不好？

（衆人大笑起來）

牛：（窘急）他媽的，老子鬥不過李大哥，怕你這麻子怎的？你來！

張：哼，牛二爺牛勁發作了嗎，好，來啊！

（兩個又扭作一團）

劉：哈哈，打得好，打得好，喂，使點兒勁啊，牛二霸！

（甯子背出現在廟門口，英武而熱情地望著衆人，打架立刻停止了）

甯：兄弟們！

劉：（歡呼）啊，甯大哥來啦！

甯：（從階石上矯捷地躍下來）怎麼啦，兄弟們，又犯了規矩呢。

牛：張大麻子欺侮了我。

張：狗食的，怎麼我欺侮了你，你給誰打的？我看你就不敢提李大哥。

甯：好啦，好啦，自家兄弟打架，誰都不應該！

劉：唔，甯大哥，我說這一條規矩定得不好。

甯：怎麼？

劉：譬如說，那一位大哥欺侮了我，就該怎麼樣呢？

甯：由大家來公評呀，誰不對就罰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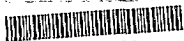
劉：那末，大夥兒欺侮了我呢？

甯：大夥兒之外還有大夥兒呀！難道大夥兒就不講理嗎？而且還有鄧九太爺。

李：還有你甯大哥，你說一句咱老李就服。



537001



0717966

劉：姓，咱們就憑公幹哩，牛三發賭輸了錢不給不應該，李大哥打人不對，張大哥跟

牛三發賭玩笑也該罰，蕭大哥，你說對不對？

張：媽的，就是你這小子來勸架。

蕭：哦，你們又在賭錢了，是不是？

牛：大夥兒全賭哩。

張：劉大哥子也在內，哦，劉小子，這可抵不乾淨了吧？

蕭：這就是了，賭錢跟吵架是親眷，賠了錢就離不了吵架；碰上牛兄弟這麼一副鬼扭相

，可就挨了打呢。（大家笑起來），兄弟們！咱們可不學那些老夫子，講假仁假義。

咱們不反對賭，咱們只賭錢贏了就不賭錢。咱們也不賭牌九，麻將，咱們講賭本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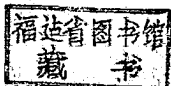
，賭限由你賭打記，賭偷營，再不然就賭猜謎子，賭下棋，上同我教的一套「捉鬼

子」玩意兒，大家會不湊巧？

劉：會了，好哩，咱們來玩捉鬼玩吧。

牛：那有什麼意思呢？

蕭：總該比換老李的拳頭好玩吧？（大家又哄笑）兄弟們，聽我說，我跟鄧九老爺商量過了，咱們山寨裏要置一間房子，置一些玩意兒，專門給弟兄們沒事時候玩兒，好



傻人家什麼俱樂部似的，你們說好不好？

素：啊，那好極了。

劉：蕭大哥，什麼時候開辦呢？

蕭：現在就是錢的問題，你們知道，山寨里近來很窮呢。

張：蕭大哥，這樁事情辦起來，讓咱老張來管，一定行。

劉：你麻子不行。

張：狗食的，難道倒是你劉大鼻子行？

劉：我也不行，有一個人挺合式。

張：那一個呀？

劉：秀姑娘，你說怎麼樣呀？

張：不錯，秀姑娘頂括括，比咱們都行！

蕭：那麼大家可別再瞎了，兄弟們，告訴你，我蕭子青從前也在賭場裏經過不少時候，

什麼麻將牌九我全會，可是終究吃了虧，幾乎性命都丟了，你說嗎？

劉：啊，那是怎麼一回事？

蕭：那是在滿洲的時候，有五六年了。

劉：「又是滿洲的故事，那一定怪有味的。」

李：「衆人在新楊石旁邊圍着圍着講故事，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連守卒也混在一起。」

劉：「

李：「我不告訴你們，我在滿洲幹過義勇軍，對了，那次義勇軍要攻瀋陽城，就派了我跟一位弟兄到城裏去打聽消息，咱們裝作一對走江湖的朋友，混進了城。你得曉得那些鬼子搞的軍火，他媽的整天都在窖子裏，白麵館裏，賭場裏混，要打聽事情就得混到那裏邊兒去。咱們就混進了一家高麗人的大賭場裏，……」

李：「對了，我知道，咱從前在軍隊裏幹活的時候，就在瀋陽混過，那些鬼子跟高麗人多開着些什麼洋行公司，專門賭錢賣火烟，全是些騙人的玩意兒，那末蕭大哥，你們該輸光了吧？」

蕭：「不，我先贏了不少呢，這一贏可就贏壞了。」

李：「怎麼？」

蕭：「這一贏，咱們那位同去的朋友可就着了迷，他賭着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簡直就忘記是來幹什麼的了，這樣混了幾個月，不但贏來的錢帶本都輸光，咱們的祕密也給鬼子聽出來了，這一下可了不得，鬼子的憲兵特務全出動啦……」

衆：（驚心）別！別！別怎麼辦？

蕭：這不是虧到幾十點是怎樣？（除蕭謝家翻箱倒櫃）那英寶城可也不成功了。兄弟們

（這河不是乾淨的餓餓餓）

衆：（惱怒）……………

蕭：所以咱們賭弟兄的淚最忌賭，今天賭明天賠，手賭癢了，可就要像咱那位朋友蕭

（這）

劉：對！蕭大哥，咱劉太驕子今天因天時也賠了錢，手去翻賭你搞我。

衆：（喃喃）劉大哥手裏是萬源呢。

蕭：劉兄弟，你別說不說人家欺侮了你怎麼辦呢？我告訴你，現在不是誰欺侮誰，現在

咱們大哥兒都在燒火家救難呢，你知道是誰騙了。

劉：我知道，日本漢子。

蕭：劉呀，漢子在欺侮咱們劉太驕兒，孫梅坐車回國是百姓，咱們自家是爲着一點小事鬧還

打架吵嘴，你說這能够得上英雄好漢嗎？

劉：那，他騙的小大，咱們還做好弟兄，好弟兄。

衆：劉了，好弟兄。

（大家合唱「好弟兄歌」）

麒麟寨上的好弟兄，

三百個弟兄一條心，

在橫山裏保百姓。

鬼子兵來我就跟他拚。

莫吵嘴來莫打架，

咱們的槍桿對敵人。

抖擻精神好威風。

那怕鬼子百萬兵。

賭錢喝酒我不幹。

只想邊疆保滾開。

個個都是英雄漢，

殺進鬼子保江山。

張：（灌酒地）生二鬍子最不行，唱起歌來哼里哼。

（燕大笑）

牛：媽的，你們又拿老子來開心！

李：去你的，他還不是只會哼！

（山下評然一聲槍響）

趙：喂，又是誰在打槍？

守卒：秀姑娘在對山打野味呢。

劉：喂，秀姑娘，（跑到山崖邊上揚著手大聲叫）喂，秀姑娘！秀姑娘！

秀：（在風聲的山下）唔，劉大鼻子，你在幹嗎呀？

劉：喂，全在這兒啦，蕭大哥也在這兒呢，來呀！

蕭：（攜手）喂，秀姑！

秀：（在門）喂，我來了。

（歌聲自遠而近）

~~~~~

我們在大山上

我們在本行山上

與高林又密

與張鳳文相

離去便弄變遷或

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李：媽的，這樁買賣，這樁就是娘兒們會，咱們這些老粗，簡直笨得跟老鴉一樣，只

會哇里哇啦亂叫。

張：（冷冷地）這就得了。（回到小屋裏去）

張：你別聽旁邊這些話，我看她做事情出主眼比他（指兩鬍鬚比一比）還強哩！

張：罷了。

張：咱們那位狗頭軍師呀。

李：你說胡二爺呀？（翻夾地）呸，跟他比，他算得什麼東西！

（郭泰站在一旁，看女兒的打扮，頭上簪着一塊青紗，拿着一支烏裙，左手握着一隻死

山雞，從山下上來。）

李：啊！親大哥，蕭大哥，你們瞧，我打了一隻山雞呢。

劉：嚙，多肥的山雞！

張：嚙嚙，秀姑娘，你拿來請客吧。

李：娘的，雞子嘴花陰。

秀：不行，這一隻我送給爸爸吃，明兒再打一隻大的送大家吃，好不好？（把槍跟山雞放在擗上）

你們在幹什麼呀？

劉：咱們在唱歌兒呢。

秀：啊，好極了，蕭太婆，你再教我一兩個，那個「太行山上」我已學會了呢。

蕭：你比我唱得還好呀。

張：對頭，秀姑娘，咱們都要拜你做老師呢。

秀：不用，不用，我要你教我。

李：蕭太婆的歌真美，你教打那兒學來的這許多？

蕭：她這兒大家會唱呢，自從鬼子打了來，老百姓全學會了唱救亡歌呢。

秀：唉，真想舞外邊兒去溜溜，人家打鬼子打得快兩年了，咱們就老呆在山寨子裏，真

悶死人。

蕭：總得那麼幹和吧！

劉：真的，蕭大哥，咱們老獄在這兒要獄到什麼時候去呀？

李：就獄到他媽的鬼子來的時候！

劉：老子的骨頭眼裏就獄得發癢呀，他媽的，說不定裏邊兒就長了虱子啦。

張：骨頭眼兒裏發癢嗎，要不要咱給你搽一頓，殺殺癢。

劉：滾你媽的，你只配去惹牛二爺。

秀：蕭大哥，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劉：慢着，秀姑娘，我正要告訴你，剛才蕭大哥說，咱們又要蓋一所什麼房子，又是蓋些什麼玩意兒，要你來管這一件事呢，你說好不好？

秀：你咕里巴拉的說些什麼呀？

蕭：（笑起來）就是說那俱樂部的事情。

劉：對啦，俱樂部，俱樂部。

秀：那什麼時候辦哪？

蕭：這不是錢的問題，現在山寨里真窮，連房子也蓋不起。

李：可不是，山寨里什麼都好，就是鬧窮荒，一點兒油水也沒有，我說，九太爺不要那麼整扭，咱們就去發他媽的一票洋財，把山寨好好兒興旺一下，準備去打鬼子。

張：這話挺對！

蕭：兄弟們，話不是這麼說的，鬼子在欺侮咱們中國人的時候，咱們再去榨老百姓的油

水，這說得過去嗎？

李：那麼這窮荒園到什麼時候去呢？

蕭：鬼子那兒有的是錢，有的是槍，咱們有本領去奪過來用呀，

李：一點兒不含糊。老李就等著這一天。

劉：噯，蕭大哥，那我們這俱——樂——郎——怎麼辦哪？

蕭：現在先要想法子，騰出一間房子來才好辦。

秀：提起房子，可不是——噯，蕭大哥……（忽然不說下去）

蕭：什麼呀？

秀：（瞪了他一眼），你搬到我們隔壁邊去住好不好，裏邊還有一間房子空着呢。

蕭：謝謝你，我還是跟弟兄們一塊兒住吧。

秀：（賭氣地）你老是弟兄兄弟的（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張：對啦，蕭大哥就是只管弟兄兄弟的，秀姑娘，我替你不服氣！

秀：去你的吧，你這個大麻子！

張：（扮一個鬼臉兒）哈，……麼，你說正經，秀姑娘，我告訴你一句要緊的話（鬼頭鬼腦地）昨天胡二爺又在九老爺面前說你兩個的壞話呢，是胡七告訴我聽的。

秀：胡二爺？哼，我怕他幹嗎。他仗著是爸爸的老朋友，當了一名狗頭軍師就了不起呢。  
李：道傢伙，咱第一個就瞧不入眼。算是他多跑了幾年江湖，有什麼了不起！咱老李跟辦事隊，綑頭還比他跑得多？咱就不理會他！

張：你李大爺自然囉！

蕭：不管人家說什麼廢話，咱們還是做出來給人家看。

李：對啦，咱老李就是透頂兒佩服你蕭大哥。

（這時山下有人在叫大哥）

守卒：（向山下）喂，你幹什麼？你找誰呀？

蕭：誰呀？

守卒：山脚下那個洗衣服的趙寡婦。

趙：（在山下）大哥，讓我上去吧，我要求見鄧九老爺呢。

蕭：讓她上來。

守卒：是。

（趙寡婦上，一個襤褸的老婆子。乞乞索索的很可憐的樣子。）

趙：各位大爺。

秀：趙大媽，你來幹什麼呀？

趙：別，大姑娘，你也在這兒。我要求見九太爺呢。

秀：你找他老人家幹什麼？

趙：我……我……

秀：（溫和地）你儘管說好了。

趙：（吃吃地）就是爲了胡——（四顧躊躇）

秀：不要緊，你說吧！

趙：就是爲了胡二太爺……

秀：胡二爺？他什麼事？

趙：秀姑娘，胡二太爺看上了我們那丫頭，昨天打發人來說要我三天要頭把丫頭送到他

屋子裏去，那丫頭曉得了，尋死覓活的跟我鬧。

蕭：哦？——那你打算怎麼呢？

趙：好蕭大爺，你知道咱們這丫頭已經許了姜家呢，我怎麼能捨得呢，我特地求求九太

太爺跟你各位大爺，總得看顧着顧我這老舅子。九太爺是最仁慈不過的，他老人家一定會開恩的……

李：纔的，可不又是他，吃飽了喝飽了，就要想女人，哼！

張：笑話，賁麟塞沒有這種規矩！

秀：好，趙大媽，你就進去見我爸爸吧，他不管還有我呢！

李：秀姑娘真痛快！

張：胡二爺在不在裏邊？

秀：不替，讓他進去，趙大媽，你大胆進去好了！

趙：哦，哦，謝謝大姑娘跟趙大爺，你們心腸兒真好，回頭來再給你們磕頭。（顛顛慄慄地向廟門口進去）

秀：簡直越來越笑話了，上回敲詐人家的事情還沒有了，卻又弄起小老婆來呢，真是個

地頭蛇，這三百里周圍誰不知道我們賁麟塞的規矩，每一回被壞的總是他！

張：這絕對不能夠，咱們常常跟老百姓講，鬼子怎樣糟蹋娘兒們，現在咱們自己倒先犯

了，這怎麼說呢！

李：我真不懂，九太爺幹嗎去相信這麼一個人。

秀：爸爸呀，他說是一味講交情，看胡二爺跟他跟了十幾年，就是這麼一點見功。  
李：什麼功，咱老李就瞧不起他。

張：這一下可有戲文瞧呢，狗食的，這還不是胡七那小子幫他幹的鬼。我告訴你，聽說他跟外邊兒還有聯絡呢。

趙：（注意地）唔！這話怎麼說的？

（張大胖子還沒有回答，廟門內吵鬧起來）

胡二爺：（在廟門內）滾！老丐婆，你敢是不要命！

趙：（在內）啊，二太爺，求你開開恩！

胡：（在內，暴怒地）你滾不滾？（針聲之聲）

趙：（在內）啊，啊……太爺，饒饒我老婆子吧！

胡：（聲愈近）別拉臭×！你跟誰提恩？二太爺要你的狗命！

趙：（慘叫一聲）啊——（從門內跌出來，胡二爺追著用足踢她，罵她，趙家靜從石階上滾下來）

秀：（跑過去扶住她）啊，趙大媽！

（趙家靜慘慘地哭著，胡二爺跟趙子青打了一個照面，大家愣了半響不說話）

胡：（兇狠地對躺在地下的趙寡婦）哼，不要命的老太婆！

秀：（厲聲地）胡二爺！

胡：（冷冷地）什麼？

秀：（憤怒地）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好姑娘，這事用不着你來管。

趙：胡二爺，這事我們已經完全知道了。您的女兒已經許了人家呢。我勸你……

胡：（狂傲地冷笑）哈哈……原來是你們幹的玩意兒呀……哈哈，這倒有趣得很。（

一雙腿，一雙大搖大擺的走下來）

趙：胡二爺，咱們在江湖上還得講一點兒義氣呀，她又是咱們山陝下的老百姓。

胡：（冷笑）哼，江湖上的義氣！

秀：（忿怒地）胡二爺，請你放明白點兒，這件事我爸爸不能答應你。

胡：（狂妄地）你爸爸，你爸爸，哈哈……你爸爸就給你們支使糊塗了。告訴你吧，你

爸爸和我一起打了一二十年江山，什麼事情咱們沒有幹過？早呢，我的大姑娘，什麼大不了的事，別拿清毛當令箭，了不起呀！

秀：（怒極）你簡直侮辱我爸爸！

胡：（冷笑）哼哼……（轉向趙寡婦）老婆娘，你小心點兒，在這醜態素底下，看你逃得  
出我的手？（轉眼看見張，李，劉。）喂，你們站在這兒幹什麼？

李：（岸然）沒有什麼，溜跬溜跬。

胡：溜跬溜跬？

劉：胡二爺，你瞧了這老婆子吧。

胡：放屁！誰要你管，替我進去！

張：（悄悄地向趙寡婦）快走吧！

（趙寡婦擦眼抹淚的下去）

趙：（堅毅地）胡二爺……

胡：（打斷他的話頭，譏諷地）……，趙子青，你真能幹，我姓胡的佩服你！

秀：胡二爺，你用不着這一套！

胡：（捧笑）哼哼，大姑娘，我說你聽得很準！

秀：（憤極）你！……

（鄧九老爺出現在廟門口。態度威嚴，但又和藹可親，他一出來，大家立刻肅然  
立正，守卒向他敬禮）

鄧：唔，全在這兒呀，（安詳地走下石階）剛才好像有誰在這兒吵鬧呀？

胡：沒有誰。

鄧：（對秀姑）孩子，你怎麼這樣面紅筋赤的？（看見槍跟山雞忽然誤會了）吓，原來你又在這兒了，把你爸爸的槍又拿出去打野味呢。（拿起山雞來瞧，又拿起槍察看）

秀：爸爸，我一點就打了一隻，送給爸爸下酒，好不好？

鄧：哈哈，瞧你還付勁兒。告訴你，孩子，爸爸像你這麼大的時候，還沒有洋槍呢，那時候，咱們就只講究打獵，所的一獵出去，不打他一隻，也打它成對。

秀：噫！了不起。

鄧：那算得什麼，從前的人就全靠真實本領，那像現在只憑洋槍洋炮。就是打得準也不算稀奇。

胡：可不是，打仗究竟要靠本領，譬如說之兒子早靠槍砲好，打進咱們中國來，可是咱們還是靠本領才打得過他。

李：九太爺，我說，咱們就乾脆兒子去拚他媽的一下！

胡：（在旁暗暗冷笑）哼！

鄧：唉，這是你們年青人的事了。咱養了這幾十年，現在靠你們弟兄，能够把這山寨着

實的興旺起來，我鄧老九也就算不枉活這一輩子。

季：可是，九太爺……

牛卒：（這時下去又上來）報告，下面有位客人要見胡二爺。

胡：誰呀

牛卒：說是城里來的，還兒有名片。

胡：哦，他來了，快請！（匆匆下去）

鄧：（自語）誰呀？

秀：爸爸，胡二爺要搶趙寨給的女兒做小老婆呢。

鄧：沒有的話。

秀：真的呢，剛才吵鬧就是爲了這個。

鄧：那不成，麒麟寨有我的規矩！

胡：（在山下）就在道上邊，堵上去！

（胡帶錢順生上來，）

胡：這位就是鄧九太爺。

錢：哦，哦，九太爺，久仰你老人家的英名，是咱們淮北的第一位英雄豪傑。

鄧：不致！這位是……？

胡：這就是小弟常常談起的錢顯生錢大哥，這一回特地從臨淮關來省謁九太爺來的。

鄧：哦，錢先生，幸會，幸會。

胡：錢大哥是小弟二十年的把兄弟，這回特地替咱們帶來了一樁好寶貨。

錢：豈敢，豈敢，小弟是久慕大名，特來省謁的。

鄧：現在臨淮關的情形還好嗎？

錢：很不錯，去年日本人進來時候亂了一陣子，目下老百姓依舊是安居樂業，很太平了。

……這兒諸位都是貴客的頭領吧？

鄧：是的，這都是在下的朋友，這是咱的小女。

錢：哦哦，好極了，這兒真是山明水秀，人傑地靈，小弟能有緣登山，真乃三生有幸；

哈哈！（胡向鄧作耳語）

鄧：唔唔，錢先生辛苦了，咱們裏邊兒坐吧。

錢：豈敢豈敢，各位請。

（鄧胡錢向廳門進去）

刻：嘿，那兒來的這麼一位酸溜溜的客人，（舉着錢顯生的姿態）「豈敢」「豈敢」

傻唱小花臉兒似的。

張：來頭不小啦，不是說打臨淮翻來的嗎？

李：管他哪兒來，反正與咱們不相干……秀姑娘，剛才我真替你氣不過，不是九老爺出來，老李真要對他不客氣。

秀：唉，真氣死了我。爸爸還要說沒有的事。趙大哥，咱們到趙寡姑家裏去聽聽吧。

蕭：（始終在那兒沉思着，突然嚴肅地，）慢着，秀姑娘，你先到裏邊兒去看看。

秀：什麼意思？

蕭：兄弟們，你們看那姓錢的是什麼樣人？

衆：（莫名其妙）什麼樣人？

蕭：哼，我看他……他是（聲音低得聽不清楚）。

衆：（大驚）啊！

（幕急落）

## $\frac{4}{4}$ 好 弟 兄

1 1 2 2 3 2 1 6 | 1 2 1 6 5 3 5 1 |

麒麟 寨上 好弟 兄 三百個 弟兄 一條心  
莫吵 喘來 莫打 架 咱們的 糧桿 對敵人  
貼錢 喝酒 我不 幹 娶媳 婆娘 你滾開

3 2 3 5 5 1 6 5 | 3 2 3 6 5 2 3 1 |

守護 山寨 保百姓 鬼子 兵來 跟他拚  
抖擻 精神 好威風 那怕 鬼子 百萬兵  
個個 都是 英雄漢 殺退 鬼子 保江山



第

二

幕



人：

劉大鼻子 張大鼻子 鄧秀姑 牛二爺 李得標 錢順生 胡二爺 趙寡婦女  
兒 胡七 趙寡婦 蕭子實

時：

第一幕後三天，也是一個黃昏。

景：

山腰上，後面一座山坡，靠右邊有一道石級，路從這裏彎下來，穿過山坡下首一座半露出的涼亭通到山下去，亭子外面靠著土坡有一條石橙，旁邊放著幾個可以坐人的大石頭。舞台右首有一簇樹木，穿過樹有一條小路通到外面去。

黃昏以箭，滿天的彩霞，照耀著天空。

秀姑在幕後唱歌，幕徐徐，歌聲隨止，秀，劉，張，牛均在亭子外面休息，有坐著的，有站著的，歌聲一止，張，劉等拍手叫好。

牛：媽媽的，真好聽，秀姑娘你怎麼會的？

秀：我就是這麼會的。

牛：唉，真刮刮叫！

劉：誰像你這麼傻頭傻腦的呀！

牛：你不傻，你倒唱給我聽聽看，我看你就跟我半斤對八兩吧！

劉：我比你總行一點兒，你呀，只會你的山東梨膏糖。

張：對了，牛二爺的梨膏糖挺刮刮叫的，喂，老牛，來一個吧。

牛：得了，麻子哥哥，別開玩笑。

張：真的，不開玩笑，來一個。

秀：牛兄弟，你唱一個梨膏糖，我陪你一個梨膏糖，怎麼樣？

劉：喂，秀姑娘還會梨膏糖呢，好，牛二爺，快一點兒唱！

牛：（紅着脸）我……我……

張：喂，別你呀我呀的，唱！唱！（牛紅着脸，唱了半天，唱了兩句，衆人大笑起來）

劉：得了得了，還是聽秀姑娘的吧。

秀：好，我這個梨膏糖比牛兄弟那個有意思多了，我這個是打鬼子的梨膏糖。

劉：哈，哈，梨膏糖也有打鬼子，還怪有味的。

秀：對了，怪有味的，（唱抗戰梨膏糖，唱着自己笑起來，李得禮匆匆地從山坡上下來

。）

李：好熱鬧呀？什麼玩意兒哪？

劉：李大哥，快來聽秀姑娘的梨膏糖呀！

秀：（敘住笑）李大哥，你有什麼事吧？

李：你們看見董大哥嗎？我要找他。

秀：他到山下去了，一會就來的，你找他什麼事？

李：（在石凳上坐下來）唉，我真佩服董大哥，他應得真準……

秀：什麼？

李：前天他不說過嗎？胡二爺的那個朋友，一點兒也不錯，那傢伙一定是個漢奸。

秀：你怎麼知道？

李：剛才那個伺候姓錢的弟兄告訴我，那客人的箱子裏滿裝着錢的鈔票，他還跟胡二

爺在商量，要送給咱們九太爺呢，你應這不是漢奸是什麼？誰願意把錢送給人家花

呀？

牛：他這錢那兒來的呀？

秀：真傻瓜，鬼子的呀！

劉：他媽的，錢扣下來，把他轟出去，不就完事了嗎？

李：說得那麼容易，沒有連手他會跑到山寨里來嗎？告訴你，他是胡二爺的把兄弟呢！有了那樣的主人，才會有那樣的客人。這叫做防賊容易防鬼難，家里有了漢奸坯子，咱們還不知道嗎！

秀：哼，他不去當漢奸，還有誰去當漢奸？咱們一提打鬼子，他就冷笑，哼，他可不是鬼子的奴才？

張：我早說過，他跟外邊有了聯絡，胡七就是替他通消息的，他們看見咱們就是鳥獸驚似的，到處找咱們的錯兒，在五太爺前面，譁譁大哥的鬼話，恨不得把五大爺咱哥兒倆一下子轟了出去，才懷了他的意呢。

秀：轟咱們出去？他有多少力量呀？

牛：告訴你，胡七這傢伙還想來拉我呢，他當我是個老實人，他前天跟我說「你去跟胡二爺包有你的好處。」哼，老子就死死的瞪了他幾眼，老子吃的鄧九太爺的餉，老子認識他是誰？（忿然）媽的。他要拉我牛二去漢奸，這可不氣死人！

秀：牛兄弟，真有種！

牛：可不是，太陽在頭上，蕭大哥這樣對待我，難道叫我幫那傢伙去抗蕭大哥嗎？

劉：（指著山下）嘿，蕭大哥上來啦。

秀：（大家都拍著手歡迎他）蕭大哥，蕭大哥。（蕭子青從亭子裏進來）

蕭：兄弟們，怎麼樣？

秀：咱們正要找你呢。

蕭：什麼事？（大家坐下來）

李：嘿，蕭大哥，你的話應了，一點兒不含糊，那姓錢的狗東西是個漢奸！

蕭：（注意地）我到什麼證據了嗎？

李：是的，伺候他的那個弟兄告訴我，他跟胡老三在商議着，想拿一大票錢來收買我們

呢。他媽的，他娶錢麟案去投鬼子！

牛：蕭大哥，他們在想把咱們轟出去呢！這些漢奸！

蕭：（眼光掃視着衆人的臉孔，把大家興奮的情緒沉靜下來。）這件事我早知道了，昨

天那姓錢的還送了鄧九太爺一支新式左輪手槍呢。他們知道山寨裏窮，特地拿錢來

哄九太爺，這可不是胡三幹的鬼？（聲音突然強硬起來）兄弟們，咱們錢麟案是抗日

的，要咱們去投鬼子，辦得到嗎？

素：辦不到！辦不到！

李：這一回可得鬧開了，咱們就乾脆先下手把他們轟出去！

蕭：（沉默地）把他們轟出去，那一點兒不費力氣，那一個弟兄願意去當漢奸？可是兄弟們，我們知道這事非得通過九太爺不可，九太爺跟姓錢的關係比咱們長久，他老人家又是一個很講交情的人，他的態度究竟怎麼樣，咱們現在還沒有搞清楚，這是第一點，第二，咱們還沒有拿到他們漢奸的證據，第三，胡老二雖是個草包，可是鄉裡錢的却是個挺陰險的傢伙，你曉得他們不在擺佈咱們嗎？所以咱們先要把事情拿穩，再來對付，憑着性子胡幹是不濟事的。

秀：那你說怎麼辦呢？蕭大哥？

蕭：聽說我，咱們第一要讓九太爺明白這件事，不上他們的圈套，要是九太爺能站出來說話，什麼都容易解決，第二，咱們要抓住弟兄們，讓他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弟兄們的力量是最大的，他們能夠決定這件事情，可是咱們又不能讓弟兄們太興奮了，事情還沒有弄妥，就鬧出亂子來，那才糟糕，要是這點辦到了，那就有把握，咱們再從旁注意蕭漢奸們要的是什麼花頭。

李：噯，說得真對，我說憑大哥就有辦法。

藍：咱們做事得要快，一慢就不行。

秀：那我馬上去找爸爸！

張：我去找胡七，打聽他們點消息。

劉：我去找弟兄們……（都站起來）

藍：慢着，九太爺那裏得我親自去，秀姑娘可以幫我的忙，李兄弟到兄弟中間去說話，可是別太使性子，張兄弟去注意游姓錢的跟胡老二兩個的行動，牛兄弟就不妨跟胡七去拉拉，你就跟他裝傻好了。

張：對了，（拍拍牛二鬍的肩膀）牛二鬍，你就跟他傻裏瓜氣地，他一定弄不清楚你。

牛：噯，噢，我一定去。

李：好，那末咱們馬上走。

劉：走！

藍：別那末莽撞，弟兄們記住，咱們做事消得耳聽四面，眼隔八方，機警點兒，那姓錢的可不是好惹的東西，好，我先走囉，我委去看九太爺。

秀：我呢？蕭大哥。

賈：你——你等會兒再進去罷，看形勢對我說話，好，兄弟們，再見！（向山坡上進去）  
李：喂，賈大哥真了不起，能文能武，什麼都來，咱們這些老粗，簡直就是兩個肩頭架着一顆腦袋，一點兒辦法都沒有。他一來，媽的，是一是二，滿是頭緒，嘿，我說賈大哥是岳少保，咱李得穩就是牛皋！

賈：得了吧，那有你這麼一個牛皋！

李：怎麼？將來賈大哥打鬼子打成了名，可不是岳少保一樣，那時咱們就是他的八員大將囉！哈哈哈？那才够抖呢。

（衆人笑）

秀：少說廢話吧！咱們來正經的，李大哥，你說胡老二究竟有多少力量？

李：他有什麼力量，一共就是胡七手下那幾個蠢傢伙，老子一個人就能解決他。

賈：狗食的，解決掉了，咱們去打鬼子。

秀：對了，去打鬼子，那時咱們不打鬼子，鬼子就會來打咱們呢！

劉：嘿，那老子痛快死哩，牛二爺，咱們回山東去！

賈：別嚷了，來啦，來啦！

秀：誰來了！

張：（指著山下）你瞧，他們來了！

李：（望著亭子外面，咬牙切齒地）媽的，漢奸！

秀：咱們快走吧！到那林外邊的亭子裏去！

（衆人到樹林子去）

錢：（在亭子外面）啊！這山路多陡，跑的我累極了，

胡：在這兒歇一歇吧，吃晚飯還早呢。（兩人在石凳上坐下來）

胡：你說下去，上頭怎麼一個意思。

錢：（站起來，向四周偵察了一下）這兒沒有人吧？

胡：沒有關係，你說吧！

錢：上頭的意思，是讓那老頭兒先嘗一嘗兒甜味，給他一個保安司令，你老弟名義上暫

時委屈一下，等這一帶江湖上朋友都轉了過來，那時把這邊游擊隊肅清了，老弟你

的一個司令，就包在我做大哥的身上。

胡：那要等多久呢？老子就沒有這個耐性兒。

錢：別那麼性急，大丈夫作事，不在眼前，等大事一定，這麒麟寨還不是咱哥兒們的江

山嗎？難道我作大哥的還會讓子往外變，去幫那不相干的老頭兒嗎？可是現在他有

點勢力，咱們可不能不哄他一哄！

胡：你知道，大哥，我在這氣可受够了，媽的，什麼事情，都跟你耍手擺腳的，什麼規矩啦，打鬼子啦！全是胡說八道，放狗屁，老子又不是到山寨里來當和尚，守他媽的清規！

錢：老弟，你放心，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你忍耐一點兒，等大事一定，你什麼氣都不出了嗎？告訴你，我在日本人面前常提起了你，上頭很明白，下個月也許要你上臨淮關去走一趟呢！

胡：要我去幹什麼？

錢：酒井中將要親自接見你，就是說要給你好處呢……老實說，你這次好處也已經不少了。

胡：（搔頭捻耳的）要見我，嘻嘻……

錢：所以。咱們眼前，先得要下點功夫，把老頭子拉過來，這一點兒最要緊，非得忍耐一下不可。

胡：這老頭子，哼，我看有點兒懸扯，他就給那批小夥子迷住了，整天的講假仁假義，近來老給我釘釘子，山寨裏都快沒有太平了，我看他這棉里糊塗。

錢：老弟，你錯了。你跟了他這許多年，知道他的脾氣都沒有摸到，這老頭兒惹起來，實是有點兒惹起，可是他就是那麼一點兒，頭腦里簡直像的一場糊塗，他在想做黃三太呢！這可不是笑話，哈哈！他就愛人家摸他的順毛，他講義氣，你就跟他講義氣，順着他的眼色走，包管什麼話都說的進去，你老一味跟他死頂，那有什麼辦法呢？

胡：哈哈，誰比得上你那一付工架呢？

錢：那可不是，你們會使槍，我就會用嘴，憑我這三寸不爛之舌，我就要打下江山。鄧老頭子就全在我的身上，要壓他罪孽地上我的鈞。我看我麻煩的倒不是他。

胡：你說，是誰？

（胡七從山坡上下來）

胡七：哦，錢大爺跟三爺原來在這兒，我追到邊找呢。（摸出烟捲兒替錢點燃着了）打山下上來嗎？

錢：是的，你也坐下來。

胡七：謝謝，二爺，我正要報告你一件事。

胡：慢着，等咱們談完了再說吧，大哥，你說是誰？

錢：我說是那姓蕭的小子，那傢伙挺厲害。

胡七：哼！

胡：蕭子背？那小子算什麼東西，他就會說些漂亮話，哄哄李得標那一批傻瓜。

錢：不，老弟，你別見怪，我說他比你還強呢！你瞧，你地位比他高，怎麼弟兄們反倒去聽他的話呢，他就有這種本領。

胡：真洩氣，那算得什麼本領！

錢：不，你聽我說，他就摸著老頭子脾氣，他跟老頭子的女兒處的挺好，那姑娘就給他迷住了，你瞧，他這一條內錢走的多好，你老弟自然吃虧了。

胡：（冷笑）

錢：再說，這傢伙挺機警，四面八方，他全顧得到，他一眼瞧著你，就像全明白了似的。我來的那一天，他老盯著我，我疑心他已經明白了咱們的道兒了呢！

胡七：錢大爺你的話不錯，那小子確實够厲害，可是要說機警，哼，我看他還差呢……錢：不，不，我看他是很幹過一點事情的，呃，這傢伙究竟怎麼到山寨里來的？

胡：鬼知道老頭子那兒找來的這麼一個好寶貝，他跟咱們就是對頭冤家！錢：他那樣子，好像不是江湖出身的！

胡：聽說他在關東賣過鴉片，又幹過義勇軍：

錢：義勇軍，我說他是有點路數的！

胡七：對了，二爺……（急於說完，但被胡二爺打斷了）

胡：（忍不住）真洩氣，你老兄也把他看的那麼了不起，什麼東西，二太爺明兒大事一

成，首先就幹掉他！

錢：不，老弟，你不幹掉他，大事就不容易成功！

胡：（暴跳如雷）嘿！洩氣！

胡七：（忽然哈哈笑了起來）錢大爺二太爺，你們全弄錯了，可以讓我胡七說一句話嗎？

錢：（吃驚）你？怎麼說？

胡七：（很有把握似的）要說蕭子青那小子厲害嗎，確實是厲害，可是要幹掉他，嘿，

可不費吹灰之力！

錢：你？！

胡七：對了，是我，他的那條小命就在我的手裏！

胡：你說什麼？別他媽亂吹了啦！

胡七：（又是一陣得意的狂笑）我就要告訴你們！你二太爺老打斷我，（從衣袋里翻出

一些文件）你知道他是什麼樣人嗎？你聽！

（錢胡搶着看，胡七又着膀子挺立着）

胡：（大驚）啊！他是——

（錢急急阻止之，向四周一瞧。）

錢：小聲點兒！好極了！好極了，胡七，你這一功可不小！

胡七：（卑謙地笑）胡七算得什麼呢？

胡：嘿，他媽的，好小子，這一回可落在我手裏了。

錢：聽我說，我馬上去找老頭子，先把他說穩了，隨後你老弟進去，把證據當場一宣佈，咱們倆一吹一打，不怕老頭子不動火，命令一下來，馬上就幹掉他，省得夜長夢多，這一下事情可快了，兩個月之內，老弟，包你弄到一個少將司令。

胡：兩個月？噫，噫……

錢：胡七你去準備好！裏面一有點聲，外面就逮人，下手愈快愈好，千萬別讓他跑了。

胡七：（把槍一露）我早準備了，哈哈……

錢：事不宜遲，我馬上去。

胡七：呃，蕭子青在裏邊呢，我剛才下來時候在路上碰見他

錢：沒有關係，我就去。老二，你等半個鐘就來，別誤事。胡七，準備好，別走了風！（匆匆向山坡上進去）

胡：（得意地狂笑）哈哈，這一下可成啦！（拍拍胡七肩膀）好機靈鬼，這玩意怎麼給你找到的？

胡七：（機警地隱瞞背後）我呀，我跟了他兩天了，我早疑心他有什麼花樣，今天他一出，屋子裡沒有人，我就從窗子裡翻進去，拿出從前做買賣的那套功夫，把箱籠子一打開，那小丫藏的真秘密，找了好半天，終究還是給我出來了。

胡：嘿！你這一手可真幫了咱們不少的忙，明兒你二太爺當了司令，你就是參謀長。

胡七：參謀長，嘻嘻……胡七算得什麼呢，我就是一輩子伺候着您老人家（獻媚地替胡二爺擦煙）

胡：嘿，咱們這一口氣也鬆了，從姓蕭的小子到了山寨里來，整整半年了，老子沒有痛痛快快地吐過一口氣！

胡七：可不是，我說日本人早點過來就好了，你瞧，錢二爺可不是做了官——呃，我得去準備了吧！

胡：慢着，等我走了，你再去。

胡七：是（站住，吹吹槍），媽的，老子今天要開開輩了……等會兒逮了人，就送到關帝殿去，怎麼樣？

胡：好的，說不定我今天要把李得標那一夥解決了。

胡七：對了，這些臭小子準得解決，

（趙家婦的女兒，一個樸實而美麗鄉村姑娘，提着一籃要洗的衣服從山坡上下來）

胡七：呃，小姑娘，來得巧，二太爺正要找你。

（趙女吃了一驚，返身欲逃。）

胡七：（搶過去攔住她）呃，別跑，別跑。

女：（驚慌地望望胡和胡七）二太爺什麼事呀？

胡：沒有什麼，叫你過來談談。

女：我有事，我要回去。（想走過去。）

胡：（攔她）呃，怕什麼？我又不是老虎，會吃掉你。

女：呃……

胡七：（笑嘻嘻地跟上去）喂，趙姑娘，二太爺偏得起你，叫你談談是賞你的臉呀，別

怕難為情。

女：我有事。

胡七：嗚嗚，你有什麼事？難道有誰等著你嗎？

女：我要去燒飯，讓我走呀。

胡七：啊，好大的架兒，胡二太爺有好處給你呢，你瞧，秋天了，你還穿得這樣單薄。

胡七：胡七，你動手動腳幹什麼，小姑娘，你過來！

趙女：我不！

胡七：你不！老實告訴你，二太爺看上了你，要你來陪陪我（過去把她拉過來）

女：（驚恐的叫起來）哎！

胡七：你依不依？你想逃出你二太爺的手心，那沒有的事！

胡七：趙姑娘，乖乖的聽二太爺的話吧，不依怕你吃不消。

（女哭泣起來）

胡七：嗚嗚，哭什麼呢，二太爺喜歡你還不好？

（趙女哭得更慘）

胡七：媽的，你哭，哭你媽的喪，賊骨頭！

七：好了，好了，趙姑娘，馬虎點了吧，有吃有穿過好日子，跟着你那老不死的娘有什麼

麼好呀？

女：太爺，饒了我吧。

胡：不成，你說，你依不依？今天要你說個明白！你別想仗什麼人腰子，來下胡二太爺！  
說！究竟怎麼樣，你說！

七：答應了吧。

胡：你瞧上那個姓蕭的小白臉了，是不是？臭丫頭，你別做夢，我過早就要收拾他！

女：（憤怒地）讓我過去！

胡：（粗暴地一把抱住她）讓你過去？看老子先宰了你。

女：（銳聲地叫起來）啊！

（秀姑突然出現在林子旁邊，昂然一站，眼睛望着高空，胡二爺的手不自覺的鬆了開來）

胡：（嘻皮笑臉的走過來）呃，秀姑娘那兒來呀？

秀：（忿恨地不看他一眼的）……

女：（突然奔過去，好像看到救星似）啊，大姑娘……

秀：你從那兒來的？

女：我剛到你房子裏去收衣服。

旁：你的媽呢？

女：媽就來了，她走得慢，掉在後面去了！

秀：你怎麼不陪着她，這麼慌慌張張的幹什麼？跟我來！

女：（眼着秀姑向亭子裏走去）

胡：（氣憤之至）哼！

秀：（冷冷地向他點頭）胡二爺！（借藉女從亭子裏下）

胡：（楞楞地望著亭子外面，半天不說話，突然拔出槍來）媽拉巴子，老子總算宰了你

這賤丫頭！

七：這……這是什麼話？

胡：什麼話，看明兒一個個宰掉他們，連他老子……

七：（吃了一驚急止之）小夥兒！

胡：怕什麼？

七：二爺，這也犯不着生這麼大氣，一個娘兒們算什麼？咱們明兒大事一成，怕沒有十

個八個娘兒們來伺候您，這個鄉下娘兒們算什麼一回事？

胡：我倒不在乎一個娘兒們，我受不了那個賤丫頭的這一口氣！二太爺沒有這一點本領，算不得姓胡的。

七：那不算一回事兒，包在胡七身上，把那姑娘弄到手，你瞧，他的娘過來了，二太爺，姑娘們都聽媽的話的，讓我跟那老太婆說，她一答應，不就成了嗎？

胡：哼，（把槍收起來）

（趙雲嬌從山坡上一頭一拐的走下來）

趙：（叫她的女兒）丫頭暗，丫頭暗。

七：（又是挺客氣地迎上去）呃，趙老奶奶你好？你找誰呀！

趙：（楞了一楞）啊，胡大爺，啊，胡二太爺。

胡：（退坐在凳上）

趙：我，我，我的丫頭呢？

七：你姑娘剛過去，你瞧，那山脚拐角兒坐著可不是她。

趙：呵！（又叫起來）丫頭暗，等齊我呀！

七：趙老奶奶，你近來挺忙吧，嘿，老人家興健康，（燃着支煙）你抽吧？

趙：謝謝，胡太爺，我不會，我要回去呢？

七：坐一會兒去罷！咱們來談談！

趙：我要去燒飯呢！

七：噯，又是燒飯，你家裏有什麼菜等著下鍋呢？

趙：胡大爺別笑話了。

七：我問你，上回我替姑娘做的那個繅怎麼說呵？

趙：哪，胡大爺，我的閨女已經許了婆家呢？

七：那沒有關係，許了婆家，給他幾兩銀子一打發，不就完事了嗎？

趙：那不成，那不成。

七：那有什麼不成？胡二太爺有的是錢是勢，還怕什麼嗎！

趙：對不起，胡大爺。請你回復二太爺，我姑娘沒有這個福氣，不會伺候二太爺。

七：什麼會不會？二太爺貧賤了，還不就她的福氣嗎！你瞧，你姑娘一送過去，吃的

穿的都有你，還告訴你吧，二太爺馬上就要發財了，你聽多闊氣，不是的話，你這

麼一犯年紀，又是三孤四寡的，招一個窮女婿，你將來靠誰呀？

趙：我，我，我沒有這種福氣，胡大爺，快黑了，我要走了。

七：忙什麼？你難道不貪圖一個下半生麼？胡二太爺是什麼樣人，你當然知道，你能拗

得過他麼？

趙：誰胡大爺養我求求吧，老婆子不會說話。

七：噯，你這個人怎麼的？有朝不暮要往虎口裏闖，二太爺一翻臉你吃的消嗎？別說

你姑娘逃不了，連你這老命也有點兒難保！告訴你實話吧！

趙：誰要求二太爺看顧我可憐老婆子，噯，我要回去了。

七：你這個人簡直搗得不成話，我問你胡大爺對你怎麼樣？

趙：胡大爺好啦！

七：那麼好，胡大爺在二太爺前面拍了胸，把這個媒做成了，你這一來，可不是跟我爲

難嗎？

趙：對不起胡大爺，噯，我，我要走了。

七：（變色）看你這個！

胡：（突然怒叫起來）叫他過來！跟他嚼嚼些什麼？

七：你應：這可護你自己去見了，不聽好人言，吃虧在眼前。

趙：二……太……爺……

胡：你過來！

趙：噢……噢……老婆子不會說話。

胡：我只問你，你答應不答應？乾脆的說！

趙：求求二……太……爺開恩吧！

胡：什麼開恩不開恩！你把我送過來萬事皆休，要不然，——小心你的老命，

趙：我……姑娘……已經許了婆家了……

胡：放屁，我問你，你仗着誰的腰跟你二太爺頂！

趙：我……不……敢……

胡：趙子青，是不是？

趙：趙大爺……

胡：什麼趙大爺，趙二爺，告訴你，你別瞎了眼，認錯了人，（突然一把抓住她，拿出

槍來威脅她）你答應不答應？

趙：（驚叫起來）啊！

（李，劉，張，牛一字兒在林子旁邊站出來）。

李（準備決鬥似的，輕輕地點一點頭）胡二太爺，

胡：（更加火上加油，把趙寡婦推開，走到李等前面去一站）李得標，怎麼樣？

李：沒有怎麼樣？

胡：哼！誰不過嘴？胡二太爺就是這麼一個人，怎麼說就怎麼做，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怎麼樣！

李：（突然厲聲地）你不敢！

胡：不敢！我就做給你睜看！（砰的一槍向趙寡婦打去，趙寡婦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幕後腳步聲四起，山坡上出現一部分驚慌的羣衆，李劉等都找出槍來準備決鬥）  
七：怎麼樣？（掏出槍，雙方挺立着，形勢危急，羣衆驚呼，秀姑從亭子裏狂奔進來，奔到雙方中間一站，向雙方面威嚴地掃射着目光，大家怒目相視，趙女繼上）。  
女：媽呀！（慘叫一聲，撲伏在趙寡婦屍身上面。）

（幕急落。）

第

三

幕



人：

鄧九老爺 錢順生 蕭子青 牛二鬍 李得標 胡二老爺 胡七 張大麻子

張大鼻子 鄧秀姑 趙安 卒甲 羣衆若干人（不上場）

時：

與第二幕同，開幕正是在蕭子青第二幕下場的時候。

地：

山寨里的客廳

景：

山寨內一所客廳，上首有紙窗格和門。可以轉到外面走廊上去，走廊面前，有紅欄圍住，紙窗打開着，可以望到外面的天空樹頂和遠峯。廳上右手一門通鄧九太爺住室，左首牆上掛着字畫，陳設很簡單，僅有桌椅數事。

幕啟：

鄧九太爺坐在桌子旁邊，撫那支漢奸送給他的左輪手槍，室內光線較室外暗，走廊上一個守卒來回地踱着。蕭子青從外面匆匆進來。

蕭：九太爺！

鄧：啊，子宵，我正要找你。

蕭：有什麼事嗎？

鄧：（忽然又又把話撇開去）喂，你瞧，這傢伙真不壞，比我那枝箭的好得多了。

蕭：這是新式的左輪。

鄧：是的，這個年頭兒，弄到這樣的槍，可不容易呢？

蕭：這是那錢客人送的吧？

鄧：是的。

蕭：（諷刺地）可不是，這樣的槍落到咱們山寨裏來，也確實不容易。

鄧：（望了蕭一眼）子宵，咱們山寨裏這些槍枝，我看都太舊了，我正要跟你商量，咱

們要去弄他一批新的，彈藥也得補充一點，把山寨興旺起來，你說怎麼樣？

蕭：那是好的，可就是錢的問題。

鄧：錢也許有辦法，……

蕭：就是說姓錢的那筆款子吧？

鄧：（領首）唔，

蕭：這件事還得請你老人家審慎一下，這關係太大了。

鄧：怎麼呢？

蕭：道中間有陰謀。

鄧：陰謀！什麼陰謀呀？

蕭：漢奸的陰謀。

鄧：（不耐地）噯，你又是那麼大驚小怪的，人家情願把錢孝敬咱們，咱們又幹嗎那麼

傻不笨呢？

蕭：（堅決地）我敢說，這錢是鬼子的。

鄧：又來了，誰說是鬼子的錢呀？他說是什麼和平協會的人，和平協會是吳大師吳佩孚主持的，吳大師是頂搖擺的人物，民國十三年八月里我在洛陽還見過他老人家呢。

蕭：什麼和平協會，還不是漢奸的組織！

鄧：難道吳大師也是漢奸？

蕭：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吳佩孚跟和平協會沒有一點兒關係，因為他聽說你老人家會

過吳佩孚，就胡扯一泡的說是什麼和平協會，其實還不是鬼子派來的，吳佩孚那兒

管這些事！

鄧：你比胡老二更清楚他？

蕭：胡二爺——我不敢說。

鄧：（半疑地）子青，你別以爲我鄧某人是沒有骨氣的，你曉得我鄧某人二十八歲起就跑碼頭，從滿清手裏到民國，南北十五省我全跑過。我要抓抓印把子的話，不吹牛，什麼師長軍長，真不算一回事；就是說錢財吧，這幾十年裏如果昧良心的話，現在還怕弄不到他媽的幾十萬？可是我姓鄧的就是這一點兒硬氣，（擗亢）你瞧，我可會幹過一回昧良心的事？

蕭：那自然囉。你老人家的義氣，別說江湖上，就是這周圍三百里的老百姓，那一個不透項兒佩服你呀。

鄧：可不是呀，江湖上就全憑一個「義」字。我幹嗎弄到鬍子都白了，連弟兄們的伙食錢都爲難呢？難道我還會去投鬼子？

蕭：九太爺的話叫我們感動極了。我蕭子青老遠來投奔你老人家，還不是爲這個緣故。你老人家一舉一動，這淮北一帶，誰不拿你做個榜樣？老實說，自從咱們中國軍隊退出徐州府，這蘇麟山一帶，沒有受到鬼子的騷擾，還不虧你老人家一點功。

鄧：（冷冷地）那就得啦！

蕭：可是也正因為如此，你老人家一舉一動可就不能不特別審慎。你想，那姓錢的無緣無故的送咱們錢財，又是那麼卑躬屈節的，難道就無所謂而來嗎？這正是古人說的，『言甘幣重，是不懷好意的。』

鄧：他也無所謂，不過勸咱們保境安民，這沒有什麼呀。

蕭：不是說要請你做什麼保安司令嗎？

鄧：（不耐煩）保安司令，那根本不在咱眼裏，咱向來抱定一個主意，咱在一天，就一天不離開縣衙案。

蕭：不是又要咱們掛五色旗嗎？

鄧：（益不耐煩）咱又不掛他媽的香葵旗，五色旗是咱們中國人的，從前吳大帥大門上掛着的不就是它？

蕭：九老爺，這就是鬼子的把戲了，鬼子利用咱們從前的廢旗來騙中國人，你瞧，現在那一個漢奸衙門上不是把五色旗跟香葵旗天天一塊兒掛着嗎？咱們這一掛出去，這淮北一帶老百姓不就是說：「啊，縣衙裏投了鬼子了，」那時候咱們怎麼分辨呀？

鄧：（焦躁）你說咱是漢奸？

蕭：我不是說你，我說那姓錢的。

鄧：（個強地）姓錢的？就算姓錢的是漢奸，只要咱們拿得定主意，不能拿他的錢，做咱們的事嗎？

蕭：怕就沒有那麼容易吧。

鄧：怎麼呢？

蕭：現在咱們跟他沒們關係，所以他那麼殷勤，明兒咱們領了他的情，他接濟可又要點驗了，收場了，又是命令咱們去打游擊隊了，那時你又怎麼說呢？

鄧：（暴怒）胡說，誰敢來收編咱們！（鄧忿忿地坐著抽煙，蕭沮喪，在牆上來回踱着，舞台沉默半刻。）

蕭：九太爺，咱們這山寨里的弟兄都是淮北一帶的老鄉，他們的家鄉多給鬼子佔了，他們的田地家產多給鬼子燬了，他們的父母妻子給鬼子們殺的殺了，姦的姦了，他們銀不得馬上出去跟鬼子們拚，要是咱們現在掛上了五色旗，這些弟兄們怕就……

鄧：（剛復地）怕就怎麼接？

蕭：怕就不容易帶！

鄧：（把手槍一拍）什麼！他們敢不服從我的命令嗎？

蕭：……

鄧：我在麒麟臺上，向來只有一句話，那一個違抗過我的命令！哼！

蕭：自然囉，弟兄們那個願意違抗你老人家呢。

鄧：得了吧，你別跟我喀嘞了，我活了這一把年紀，難道這一點見識都沒有，……你們年青人，只曉得打鬼子打鬼子，要曉得咱們現在餓沒有餓，軍火沒有軍火，就是鬼子來了，你拿什麼去打呢？

蕭：要是咱們真的能去打鬼子的話，餓餓倒不至于沒有辦法——

鄧：什麼辦法呢？

卒：（在走廊上）錢先生來了。

（蕭怔了一怔，話頭便被打斷了）

錢：（自走廊進來）啊，蕭大爺也在這兒，你費忙哪！

蕭：（嚴肅地）錢先生，我看你也老沒有空。

錢：豈敢，豈敢，（向鄧）你老人家精神真好哪，一天到晚沒有空，真是老當益壯了，哈哈，

蕭：我少陪了。（出）

錢：豈敢，豈敢。

鄧：今天到那兒去過嗎？

錢：剛才跟胡二兄一塊兒到山下去跑了一趟，才回來，特地來跟九太爺談談。

鄧：哦，好極了，我正想找個人來談談。

錢：小弟這次到貴寨來，拜識了你這樣一位老英雄，真是三生有幸，很想在這兒多多領教。

鄧：領教不敢當。

錢：這回小弟登山，承你老人家殷勤招待，小弟真是刻骨銘心，感激不盡。

鄧：那裏話，山寨裏簡慢得很哪，就在這兒便飯罷。來，（卒入）吩咐廚房裏備飯。

卒：是！

錢：豈敢，豈敢，你老人家真客氣，小弟簡直叨擾得內心不安了。小弟這次回去，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月，一定再來登山謁教，那時有緣的話，最好請九太爺到臨淮關一走。

鄧：（感到一種紛亂的困惑，他在箱子背面前，雖然表示偶復，但是當一個漢奸要他去同流合污時候，他却感到一種被侮辱似的矛盾心理）嗯……

錢：小弟下次來的時候，準把那那委任狀跟那驃軍火親自帶來，這邊的事，就請九太爺

跟胡二哥費心了。

鄧：「（遲疑一下）錢先生，不瞞你老哥說，我鄧某人雖然一生飄泊江湖，可是就愛講一點義氣，做官的事，咱鄧某人並不在眼裏，因為你是胡老二的朋友，當然也就是我的朋友，你這麼老遠的跑來，幫了我的忙，咱難道這一點兒交情都沒有？」

錢：「豈敢豈敢，慫你老人家，這樣肝胆照人，江湖上又有幾個呢。」

鄧：「可是一句話我要說明的，如果這筆款子跟日本鬼子有關係，那咱是不幹的。」

錢：「（楞了一楞）喏，你老人家是最明白不過的，朋友們的交情原不在錢財上面，小弟這回上山，原是爲慕名而來，想在江湖上結識一位當世英雄，也不枉活這一輩子。」

鄧：「那不敢當。」

錢：「至于日本人什麼的，那是沒有的話，你想，日本人到中國來，還不是爲了找錢，他怎麼反肯把大串銀子給咱們中國人使呢？這一想不就明白了嗎？」

鄧：「（沉思着）唔，……唔，……」

錢：「我知道，人家在罵我們是漢奸。要曉得，日本人打了進來，咱們如果不出來做點事，豈不是眼睜睜這錦繡江山，咱們中國人連一點兒份都沒有嗎？現在究竟有一個中國政府，究竟還有一幅五色旗，就是日本人對咱們也不能不客氣話兒，這難道說比

讓日本人完全來統治我們還不如嗎？

鄧：（鄙視地）這末說，你老哥倒是一片愛國熱心了。

錢：豈敢豈敢。小弟向來也曉得幾本聖經爺的書，很懂得一個應天順時的道理。古人說大丈夫能屈能伸，咱們既打不過人家，白白的跟人家死拚，那又有什麼道理？像咱老爺那麼英雄，不遇降過一回曹操，何況你呢？

鄧：那末你的意思是讓咱去投鬼子，是不是？

錢：喂，不是那麼說，咱們眼前只能講一個保境安民，你瞧，現在又是什麼遊擊隊呀，共產黨呀！這還成什麼世界！咱們只求早一點和平也就得了。

鄧：對了，保境安民，這一句話咱聽得進，咱也不管什麼遊擊隊不遊擊隊，就是鬼子要來侵犯咱縣城，咱也得跟他幹！

錢：正是這句話呀，像你九太爺的威名，只消出來號召一下，這淮北一帶朋友，那一個不聞風響應呢？那時不就做到保境安民了嗎？至于日本皇軍，只要看到這邊掛上五色旗，小弟可以拍胸担保，絕不會侵犯貴案的。

鄧：你？啊，倒聽不出你大哥還有這麼一套本領呢！

錢：豈敢豈敢。

鄧：那末，好，一句話，日本鬼子是不許到咱們這邊兒來的。

錢：那當然，只消你老人家能够担保把這邊遊擊隊共產黨肅清了，皇軍又何必過來呢？其實皇軍并不是不講理的。

鄧：噯，鬼子乾脆就是鬼子，別又是什麼賣軍黑軍，咱不愛聽這一套！

錢：是，是。

鄧：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承你老哥幫忙，咱鄧某人是很感謝的，至于司令不司令，咱也不管，不過將來如果要說什麼酬驗，收編的話，咱們請明在先，那是辦不到的。

錢：（支吾地）豈敢豈敢，這兒一切小弟都已經跟胡二兄詳細談過了，他是你的老朋友，難道還能讓你吃虧？

鄧：對了，胡老二怎麼還不來呀？來，（卒入）去請胡二爺來。

卒：是。

錢：他好像到山下什麼人家去了吧？

鄧：錢先生，請你別見怪，咱鄧某人是老粗，肚子裏有什麼，就說什麼，咱幹了一輩子，再讓人欺騙我還有什麼的，那可是不值得的呀。

錢：笑話，誰敢欺你老人家。老實說，什麼叫做弄好？都是那些狗合的革命黨混叫出來

的。現在北平的王院長王克敏，吳大帥吳佩孚，還有那汪精衛先生，那一個不是鼎鼎大名的老前輩，難道他們也不懂嗎？現在那些毛頭小夥子，哼，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懂得今天抗日，明天革命，好好一個中國，不就是給他們這種人攪壞的？所以我說，始終還得讓老前輩來幹。像你九太爺這樣德高望重，這個年頭兒就該義不容辭的替地方出點力，年輕人的話是聽不得的，（山下突然爆出一聲槍聲和一陣驚呼的聲音，錢心虛地慌張起來）啊，什麼？什麼呀？

鄧：誰在那兒胡鬧？（驚疑地走到窗前望望，向守卒說）到下面去瞧瞧。  
卒：是。

鄧：（走回來）嘿，這些孩子們老是這麼胡鬧！

錢：（惶惑不安地）九太爺，小弟告退了。

鄧：別忙，沒有什麼，咱們這些弟兄就愛鬧事，唉！

錢：可不是，小弟在有一句大膽的話要說，像貴家這些頭領跟弟兄們，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現在年青人的心，就住往容易浮動，所以兄弟以為帶弟兄的事，還是以嚴緊為第一，九太爺以為如何？

（秀姑拉着趙女急急忙忙地奔進來，李得標，劉大鼻子跟在後面。趙女一奔進來，

（跪撲倒在九太爺前面狂哭著）

趙女：冤枉呀……九太爺……替我媽媽伸冤呀……

鄧：（驚駭地）怎麼一回事？

秀：爸爸，這是什麼話，咱們該講案能夠有這種規矩嗎？

鄧：究竟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的！

趙女：九太爺，胡太二爺……把我媽一槍打死了……啊，我的媽……

錢：（大嚇一跳）啊！

鄧：打死了？吓，這怎麼搞的？

秀：前幾天我不跟你說過嗎？胡二爺要娶趙家姑娘，人家已經許了婆家，當然不肯答應

呀，他就發不講理的跟人家胡幹，剛才趙家姑爺在路上碰着他，他就硬壓着人家把姑

娘送過去，這麼一鬧，就鬧得弟兄們全圍攔來，胡二爺拔出手槍把人家打死了！

趙女：九太爺，伸冤呀，我的媽死得好苦呀！

鄧：（頓足）噯，這什麼話，怎麼早點兒不報告我呢？

秀：（低一低頭）誰知道爸爸這幾天在忙著些什麼呢？

鄧：（扶趙女）快起來，快起來。

趙女：九太爺，你不替我媽作主，我是不起來的。

鄧：我替你作主，起來（扶她起來）唉，胡老二在那兒？

秀：他？他像鬼神似的，還在山下發狠呢！

鄧：快把他找來！

李：他媽的，拿槍打死一個老太婆，還算是陰騭寒的人嗎？

劉：九太爺，弟兄們全不服氣呢，上面的人這樣子，叫咱們怎麼說？

錢：九太爺，待小弟下去勸勸他吧。（出）

李：勸他！人都打死了，還勸他？

錢：（在窗外）勸他，勸他。

劉：都是一樣的東西，滾吧！

秀：這簡直是陰騭寒的恥辱！

鄧：不許亂說！聽我來處置。茄子青呢？

李：他剛下去，跟張兄弟牛兄弟在下面招呼着弟兄們，弟兄們快要鬧起來呢！

鄧：叫他們誰也不許亂動！

秀：爸爸，今天非得請你出來說句公道話，你瞧，趙姑婆快瘋了，趙大媽連棺材都不知

在那兒呢！

鄧：你先把趙姑娘帶下去，把死的安頓好了。趙姑娘，你放心，一切都在九太爺身上，  
旁：好，趙姑娘，咱們去啦。（扶趙女出去）

鄧：（向窗外秀姑說話）告訴蕭子青，叫弟兄們都散開  
旁：噢！

李：九太爺，胡老二不懂打死人，而且還是個漢奸！

鄧：胡說！

李：他私通那姓錢的來收買山寨，可不是漢奸？

鄧：九太爺，不管是漢奸不是漢奸，咱們不能跟他一塊兒跌下去。

鄧：別礙，我自有辦法！

（走廊外一陣驚呼的聲音，胡二爺一股殺氣的大步進來，手裏還握著槍）

衆：（吃了一驚）哎！（劉李把槍掏出，鄧也拿起桌上的槍）

胡：（充血的兇眼，向劉李等掃射一週）哼！給我出去！

李：你叫誰出去？

鄧：（怒喝）大家把槍放下來，

胡：（氣稍斂，把槍收起來，大家也收起槍）九太爺，

鄧：這怎麼攪的？

胡：九太爺，我有要緊的話報告你。

李：你還有什麼話說？

鄧：你說！

胡：請你叫他們出去！

李：哼！

鄧：（彎弓地）你是什麼意思？

胡：我有機密的話要說。

鄧：（沉吟一下）好呀，你們出去一下。

李：（怔了一下）好！李兄弟，咱們出去。

劉：應着吧。（無可奈何只得退出，舞台上僅有鄧胡二人）

鄧：老二，你這麼說的？

胡：九太爺，你是說趙寡婦的事嗎？我有理由可以殺死她。

鄧：你，你可知道咱們的規矩？

胡：九太爺，別談什麼規矩了，你知道趙寡婦是什麼樣人，但你知道蕭子青又是什麼樣人？

鄧：蕭子青？怎麼又是蕭子青？

胡：哼，咱們真教蒙在鼓裏呢！

鄧：（大聲）噯，你是什麼意思呀？

胡：我告訴你，他是一個大奸細！

鄧：誰？

胡：誰？蕭子青！

鄧：胡說！

胡：你不信嗎？告訴你，他是官軍里派來的奸細，要來拉咱們的隊伍的。（從口袋裏取出信和文件）你瞧，這是官軍給他的秘密信件，這是他的親筆報告，這能是胡說嗎？

鄧：（聽得呆了半箇，突然跳起來）吓？有這樣的事嗎？（把信搶過來唸着）「現在一定要加緊抓住羣衆，提高弟兄的抗日情緒，以促進其領袖的決心……」××支隊致治部……」該死該死！你哪兒找來的？

胡：我在他屋子裏抄到的，他的秘密多着呢！

鄧：（暴怒）他媽的！這小子簡直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他想要咱鄧老九的把戲嗎？

胡：（挑撥地）可不是，咱們簡直死在他手裏還不明白呢！

鄧：（暴躁地）我問你，趙寡婦又是怎麼一回事？

胡：趙寡婦？那老婆娘就是蕭子青的秘密機關呀。蕭子青知道秘密給我設破了，就唆使那老婆娘死活的跟我來拚，她還想把這文件奪回去呢，哼，我不能爲了她嗎？這老

東西！

鄧：不是說你要娶她的丫頭嗎？

胡：沒有的話！還不是蕭子青放的謊言，他好去鼓動弟兄呀！

鄧：（怒極）他可是不要命了，把他給我帶來！

胡：他正在弟兄們中間煽動呢！說不定馬上會對你老人家來一個暴動！

鄧：他敢！

胡：他神通大得很呢，現在連山寨里幾個老頭目都聽他的話，什麼事情都是他在拉自作主，就是隔着你老人家一個人！……

鄧：（咬牙切齒）他奶奶的，給我去帶來！

胡：告訴你，他還在想你的秀姑娘呢。

鄧：（怒極）胡說，快給我來。

胡：我就去，不過請你老人家發發一腔兒。

鄧：得了，得了，你快去。

（胡二爺匆匆的出去）

鄧：唉！他媽的狗東西，咱鄧志九的眼瞎瞎了。

（劉大鼻子李得標進來）

李：九太爺！怎麼讓那姓胡跑了？

鄧：你們簡直在做夢！

劉：（摸不着頭腦）……………

鄧：咱們山寨里混進了好細，你們天天在一塊兒的倒不知道，你們在幹甚麼？

劉：什麼呀？

鄧：什麼，問你們呀！蕭子青平日跟你們設了些什麼？

劉：蕭大哥嗎？

鄧：什麼蕭大哥蕭二哥，告訴你，他是官軍里派來的一個大奸細！

劉：（嚇了一大跳）好細！

李：唉，簡直都是傻瓜！

李：九太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鄧：他要來破壞咱們麒麟寨！他要記咱們的賣掉！

劉：（豁然英明其妙）啊，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李：（忿怒地）絕對沒有你的事，鄧大哥絕不會是奸細，九太爺你別信胡二爺的鬼話！

鄧：鬼話？真憑實據都在這兒，他還能抵賴嗎？你們簡直會給他迷了，不聽胡老二提醒

我，差點兒連我也給他瞞住了，這狗東西！

（劉李嚇得面面相覷。走臨外面許多腳步聲夾着吆喝和罵聲）

張：（在內）放手！你憑什麼逮人呀！

胡：（在內）憑鄧九太爺的命令！

牛：（在內）來呀！他連鄧大哥呢！

胡：（在內）滾開，你們敢怎麼樣？

羣衆的喧嘩：（在內）——不得了了！他們連鄧大哥呀！快來呀！不能讓他帶去啊！

蕭：（在內）兄弟們，別鬧啊，等咱見了九太爺說話！

胡：（在內）走！不許說話！

劉：啊，什麼呀？

（胡二爺和胡七，拔着竿槍，把蕭子青押進來，後面蜂擁着許多羣衆）

李：（大驚）蕭大哥！

鄧：（向窗外怒吼）全給我出去！

胡七：出去，滾開！

（羣衆退出，但仍圍集在外面）

胡：（向蕭），好，你對九太爺說話吧！

蕭：（鎮定地）九太爺。

鄧：（瞪了蕭半天，咬牙切齒的說）哼，好小子！你要的好乾坤！

蕭：蕭子青沒有對不起九太爺的地方。

鄧：你還賴！（突然怒跳起來，把信件摔在他前面）你說，這是什麼？

蕭：（吃了一驚，但立刻鎮靜了，向胡二爺狠狠瞪了一眼）不錯，這是我的。

鄧：哼，你胆子真不小呢，你是誰派來的？你來幹什麼的？你說吧！

蕭：（毫不畏怯）是的，九太爺，蕭子青絕對不需掩飾，我是國軍派來做政治工作的。

鄧：好，你來幹什麼！你老實說！

蕭：（激昂地）九太爺，各位兄弟：今天中國是在抗戰中間，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打鬼子，全中國有槍桿的人就應該去殺鬼子。今天中國人再不分官民，凡是抗日的都是同志，國軍的同志們今天是熱烈地在盼望水旱兩路的英雄，能够一致的聯合殺敵，我蕭子青到山寨來的使命，就是希望九太爺能够領導弟兄們去殺鬼子。這信件上每一個字都可以保證我一片赤心，保證我絕對沒有對你九太爺有絲毫陰謀！

鄧：沒有陰謀？你這偷偷摸摸幹的是什麼玩意兒？

蕭：我假使告訴你你是官軍里來的，你還能收留我嗎？我蕭子青從來不做對不起人的事。

九太爺請你想想，蕭子青在山寨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

鄧：哼，你吃了老虎胆，豹子心，你要謀害我，你要鼓動弟兄叛變我，你想我的隊伍跑，是不是？

蕭：九太爺，請你別聽人家的鬼話，弟兄們都在外邊，如果蕭子青對那一個弟兄請過反對你老人家的話，就請當衆槍斃我！

李：九太爺，咱李得權可以憑良心說句話，蕭大哥是山寨里最忠心的一個！

鄧：不許你說話！

李：（自語地）媽的，都是那個王八羔子造的謠，看他有好死！

鄧：（向蕭）我問你，趙家裏是你們什麼棧夥？

蕭：（愕然）趙家夥？這是什麼話？那可憐的孤老太婆剛才給平白地打死了，屍骨還沒有冷，就給他栽上一個冤枉的罪名！姓胡的，你要害死我兒子青不要緊，你不能平白打死一個女人，還去冤枉她，你以為人死了就能隨便冤枉嗎？哼，我怕你嚇不了所有人的眼睛吧！

胡：（給他一巴掌）媽的，你還要嘴硬！

蕭：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兒子青決不怕死。可是讓一個已經冤枉死的老百姓，再加上一層冤枉，我不能答應，山寨裏的弟兄們全不能答應！

衆（在外）不答應！

李：媽的，這還有天理嗎？九太爺，咱們得講個理……

（外面衆衆不平地喧嚷起來）

鄧：（向窗外怒喊）不許鬧！

蕭：九太爺，我已經向你承認了，我是國軍派來的，我是爲了中國的土地，中國的老百

姓來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今天山寨裏還有一個漢奸的代表，他是爲了想把麒麟寨賣給鬼子來的。我跟他勢不兩立的敵人。你老人家是講義氣的英雄，這件事你說該怎麼辦，就憑你吩咐吧。

胡：媽的，誰是漢奸？你就是漢奸！

蕭：哼，弟兄們認識你是什麼東西！

衆：漢奸！

胡：（拔出槍）放屁！九太爺，你瞧，山寨裏還成什麼樣子！

鄧：大家不許鬧（向蕭）好小子，你還配跟我講義氣？我鄧某人待你並不薄，你要瞞着

我搗鬼，你還是什麼義氣！你有多少同黨？你說！

蕭：蕭子青就是一個人！

鄧：哼！

胡：九太爺，這件事讓我來問吧，這小子不給他一點兒顏色，他能招嗎？

李：不能够，你配問蕭大哥？

胡：李得標，你是個什麼東西？

李：李得標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

胡：哈！別見你媽的鬼！

鄧：（昏倒地）老二，你把他帶去押一押再說，讓我自己慢慢的問他。李得標，命令弟兄們不許亂動！

胡：（推鄧）走！

鄧：走就走！

劉：啊，蕭大哥！

（胡二爺忽地向劉李撲了一下，和胡七押着蕭子青出去）

鄧：（目送着蕭子青出去，發覺地在室內踱了一個來回，窗外的喧鬧聲，遠遠地不斷的繼續着，他憤怒變成了沉鬱的煩悶，忿恨變成了焦躁，最後頓一頓足並出一聲苦悶的歎息）唉！（突然走入內室）

李：（大聲）九太爺！

（但是鄧已經進去了，張大麻子跟牛二鬍子驚惶地奔入）

牛：（恐怖地）啊啊，李大哥這怎麼辦？他們把蕭大哥帶去了！

張：狗養的，這不是完了，大家散了伙拉倒，還還在這兒幹什麼？

李：奶奶的，要死跟蕭大哥一塊兒死，咱老李燕不下這一口氣！（跑到房門口大聲的叫）

九老爺！

（鄧九爺突然出現在房門口）

鄧：（劇聲）做什麼？（他素日的威勢使大家怔住往後退了一步）

劉：九老爺，請你開恩把蕭大哥放了罷。

牛：蕭大哥是個好人哪。

鄧：好人？他刺探山寨，鼓動弟兄，還不夠嗎？

李：（堅決地）沒有的事，蕭大哥絕對不是那樣的人！

鄧：胡說，他自己都招了，還說什麼？

李：蕭大哥不過是爲要我們去打鬼子，他並沒有反叛你老人家的意思，麒麟寨三百個弟兄可以擔保我這一句話！請你別上姓胡的當！

劉：九老爺，那姓錢的姓胡的才是漢奸，他們打死趙寡婦，請問該怎麼辦？

鄧：李得標，你們這算什麼意思？

李：你老人家如果把蕭大哥扣起來，請把咱們一起扣，咱哥兒們死就一塊死，不然，就

請你放了他，咱們不能跟姓胡在一起過下去。

鄧：你們敢違抗我的命令？你們敢？

李：麒麟寨的弟兄沒有一個願意反抗你老人家，就是請你主持公道。

鄧：（瞪着眼睛不出話來）你們……

（外面一陣猛烈的羣衆的喧嚷聲可以聽到「麒麟寨完啦！」「不能讓蕭大哥帶去呀！」「打倒漢奸呀」等呼喊）

李：九太爺，你聽，麒麟寨三百個弟兄是一條心！

（鄧扶着椅背回顧窗外，感嘆極端的困惑與痛苦，秀姑和趙女突然出現在走廊上，氣急敗壞的奔過來，臉色都發青了。）

鄧：（怒極厲聲），爸爸！

趙女：九太爺，你得歸天理呀！

秀：（進出一聲抑住不住的太息）唉！（頹然地倒在椅子上）

（幕落）



第

四

幕



人：

與第三幕同，加卒乙丙及樂衆

地：

圓帝廟的大殿。

時：

緊接第三幕，天已黑了。

景：

圓帝廟大殿，斜靠着舞台的左方，約一百二十角度，神龕只露出一部分，已經破爛不堪。殿角上掛着兩盞大燈籠，點着驢燭，舞台正面是大殿的左側，有一排紙窗，里面是大殿的耳房，旁邊一道格子門可以進去，殿前有兩根紅漆柱子，舞台前卻是庭院，前後有兩層石階，左側有石欄圍住，石欄外面，可以看到黑暗的天空。

幕啟：

胡二爺和胡七正在耳房裏搗糝打酒子，耳房里燃着排辦的燈火，火光在窗上顫動着，反映起落的姿勢，大和胡二兄弟的樣子，都清楚地映在紙窗上。更鼓掛在

的聲音，電子背慘絕的聲音，夾着胡二爺咒罵的聲音，使舞台上充滿着惡劣緊張的空氣，守卒乙丙荷槍在大殿上守衛着。裏面殘酷的用刑，使他們臉色蒼白，神經緊張，像熱鍋上螞蟻似的，不安地蹣跚着。

守卒乙：（昏亂地走着）啊……啊……啊！

守卒丙：喂，安靜點兒吧，讓他聽見了，你可吃不起。

乙：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丙：他媽的，誰又受得了！

乙：那你說怎麼辦呢？

丙：唉，我說就絞死了。

（又是一陣猛烈的鞭打。）胡二爺發出一陣殘忍的笑聲：

胡：哈哈……好小子，今天讓你瞧瞧你二太爺的顏色！

乙：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你這狗漢奸！

胡：打死你就打死你，打死你這死囚徒值個屁！

（一陣更猛的鞭打。）

乙：你打吧！鬍子哥不是怕死的傢伙！

——胡：你還給我強，二太爺今天要你的狗命！（打一下說一句）好大胆的東西……老子的事情輪着你管……教你認識你二太爺！

——蕭：我認識你，是不要臉的漢奸！

——胡七：媽特皮，你打得還不夠！

——蕭：哼，弟兄們全在等着你，

——胡：哈哈……你們弟兄，你的弟兄在那兒呀？離着吧，你的孤犛狗黨，一個也逃不了我的手！

——胡七：別跟他扯了，給他幾百下再說！

——蕭：（慘號聲）啊啊……弟兄們！麒麟寨英勇的弟兄們！……（喘氣吼的聲音漸漸的弱下去。）

——胡：給我使勁的！

——胡七：媽特皮，他又裝死啦！

——胡：別管的！打死他媽的算了！

乙：（恐怖地）天哪！……這可不完了嗎？

丙：老王……

乙：什麼？

丙：咱們快點給大爺們送個信吧。

乙：好呀，叫誰送去呀？

丙：媽的，這些弟兄們全到那兒去呢？（一壁說一壁東張西望的爬到石欄上而去。）剛才隔烘烘的吵着，一會兒一個鬼也不見了。

乙：我把那些狗畜的，蕭太爺遭了殃，全把烏龜頭縮進去了，該咱哥兒倆來領受罪。

丙：啊，慢着，你瞧，那邊有許多火把，他們在幹什麼呀，（揚手向遠處喊着）喂！（回過來向大股上瞧一瞧，又不敢大聲的喊）喂喂……見他媽的鬼，一個也沒有看到。

乙：（幫助他喊）喂，喂！

丙：（急止之）輕一點兒……你瞧，他們在談些什麼呀？

乙：（不斷頓地）算了吧！媽的，樹倒猢猻散，還不是各走各的。

丙：嘿！真洩氣！

裏面繼續打着，蕭子青喘吼的聲音已經聽不到了，只有人臨死時即燒可怖的喘息聲。

（胡七：（似乎拍得沒有力了）唉！給他鬆一點吧，好像不中用啦！

——胡：他裝死啦！去拿桶涼水來。

乙：啊……死了吧？

丙：別作聲，聽着。

胡七從紙牆門裏出來，高高捲起袖子，兩手都是血，兇狠地向乙丙瞪了一眼，向大殿的右側匆匆進去，很快的提了一桶水出來。

胡七：（叱罵着乙丙）站出去一點兒！狗頭狗腦的像什麼樣子！（進去）

乙：（在他背後罵）呸，你才是狗！

丙：乾脆點兒，是狗的奴才！

乙：可不是，天下最可惡的，就是這些做狗的奴才！

（裏面甯子青又漸漸在呻吟了！）

——胡：哼！你想裝死，老子偏要你活！

——甯：（聲音完全嘶啞了）你們快點殺死我吧！你們這些野獸！

——胡：殺死你，哼，沒有那麼便宜！老子要慢慢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這就是你二太爺的顏色！……你說，誰是你的同黨！

——甯：除了你這批漢奸，每個中國人都是我的同黨！

胡七：媽的，你還要兇！

胡：好，咱們就讓他兇。來！把他吊起來！（紙窗映出蕭子青被吊起來）

（卒甲從外面奔進來）

甲：啊，大哥，胡二太爺在這兒嗎？

乙：什麼事？

甲：鄧九太爺請他馬上過去（看見吊著的蕭子青的影子）哦，這是什麼呀？

乙：（輕輕地）快點去告訴九太爺跟大爺們，請大爺快給他們治死了呢！（向裏面，大

緊的）報告！

胡：（從裏面出來，完全一個劊子手樣子，兇橫地）什麼玩意兒！大爺小爺的！

乙：九太爺派了這位弟兄來請胡二太爺。

甲：九太爺請胡二太爺立刻過去。

胡：（狐疑地）請我去？（粗暴地）什麼事呀？

甲：不知道，就請你馬上過去！

胡：（冷笑）哼！什麼了不起的事，這麼火急巴巴的，你二太爺沒有工夫！

甲：呃！呃……

胡：什麼呢呀呀呀的，去告訴他說，我停一會來，去！（轉向乙丙）站開點兒！不許說話！

（胡七從裏面鬼頭鬼腦的出來）

胡七：二太爺，怎麼一回事？

胡：見鬼，老頭子來叫我去。

胡七：老頭子？（遲疑地）有什麼事呀？

胡：鬼知道他。

胡七：唔，我看這裏頭有鬼！

胡：怎麼？

胡七：說不定那些王八羔子，又在老頭子前面說了些什麼話……剛才咱們出來的時候，

李得標那幾個小子，不是急急忙忙的進去嗎？哼！十之八九是那麼一回事。

胡：搞虎容易縱虎難，我姓胡的沒有那麼隨便！

胡七：可不是，我說，老頭子就有點兒靠不住，今天大家已經拉破了臉，替他講的，咱

們來個先下手為強，（說着跟着胡二爺進去。）

胡：對，拿火來！（紙窗上映出一陣火光）

——蕭：你們幹什麼呀？你們這批野獸！

——胡：哼，好小子，今天對你不起了，你做了鬼可別怨你二太爺，誰叫你瞎了眼瞎闖到咱們手裏來。（拿火燒着他，蕭子背盤息地吼起來）

乙：（忍不住了，把槍一擡，打算要衝進去）媽的，我把你們這些……

丙：（急止之）你瘋了嗎？

乙：難道看蕭太爺死不成？

（胡二爺突然兇狠地出來，手里拿着一條皮鞭）

胡：你們在廢些什麼？你們敢是不要命！

（乙丙楞一楞，退了一步，胡二爺把皮鞭劈面的抽過去，正在這當兒的，李得標突然從外面竄進來）

李：什麼？

乙：啊，李大爺！

（胡二爺吃了一驚，退立一步，但立刻暴怒起來）

胡：哼，李得標！

李：蕭大哥在那兒？

乙：（指着紙窗裏的影子）那可不是蕭大爺！

李：（驚呼）啊，（怒不可遏）姓胡的，你憑誰的命令把蕭大爺吊起來？

（胡七出來）

胡：憑誰的？憑我的！輪得着你們管嗎？

李：你是什麼東西！

胡：（指着蕭子青的影子）瞧瞧，這就是你的榜樣，你是他的同黨！

李：呸，你敢！頗驕寒沒有你的份兒，你是漢奸！

胡七：（衝上來）甥的，你敢衝撞咱們二太爺，（胡二正要拔槍張大麻子，牛二稱，秀

姑娘突然進來，大家都出了槍）

娘：怎麼樣？打架嗎？

（大家楞了半響，彼此怒目相視，秀姑娘突然聽見蕭子青吊着的影子，失聲叫了起來。）

秀：啊！蕭大爺，（急忙向耳房裏奔去。）……大家快來啊！

（緊張的形勢陡然一鬆，大家注意力移向蕭子青身上去，胡二爺把槍在手裏收了下來，自言自語冷笑着說：）

胡：哼！蕭大哥是你的心肝肉兒！

胡七：二太爺，咱們走！（跟着胡二爺向廟外大搖大擺的走去）

李：（狠狠地瞪着他們）等着吧，待會兒李大爺慢慢兒的跟你算賬。

（胡二爺胡七出去，大家奔到裏面耳房去，把蕭子青放下來，殿上只剩乙丙兩個人）

乙：（向着廟外瞪着眼氣咻咻）媽的，這下我看你還神氣到那兒去！狗！

丙：唉，大爺們早一刻兒就好了。

乙：都是你呀！你怎麼不早一點兒去報告？

丙：我？你自己跟發瘋一樣，還怪我？剛才不是李大爺來得巧，你那麼一衝，蕭大爺可

不是讓你送了終嗎？

乙：得啦，得啦！

（李劉半抬着一張竹榻從耳房里出來，放在大殿上面，蕭子青裸着上身，傷得不成

樣子，泥身血跡，痠痛可怖的昏在竹榻上，秀姑歇斯迭里地悲泣着。）

張：牛二爺，你快去把那桶涼水拿來，狗食的，這下的是什麼毒手，簡直沒有一塊肉是

整的！

李：（咬牙切齒）簡直是批發了瘋的野獸。

秀：（悲聲的漸漸）這次……

張：秀姑！別難過，咱們救醒了她再說。（半）（張拿了冰來）牛兄弟把手巾打濕了，

放在她額門上拍着……

李：老張，你看不妨事嗎？

張：（點頭）唉，看蕭大哥的命硬！

秀：你說什麼呀？張大哥！

張：（痛苦地望望她）唉，傷的眞可怕！

乙：大哥們，他們簡直就拿火活活地燒她呢！

李：你幹嗎不早點來報告呢？你們這些混蛋！

乙：（指丙）都是他！

丙：媽的又是我！

張：別嚷啦，蕭大哥醒來了！

秀：（漸漸的呻吟起來，昏亂地囁語着）弟兄們……志……們……

李：蕭大哥，蕭大哥，秀姑在叫你呢！

李：唉，蕭大哥死也沒有忘記蕭哥兒們！

蕭：（側着臉，囁嚅着）你打死我啦，你這漢奸！

衆：蕭大哥，蕭大哥！

蕭：（漸漸的清醒）哦！我：乾死了！給我：一點兒：水喝！咳……痛呀……

秀：（給他水喝）蕭大哥，你不要緊的，那狗已經給我們趕走了。

蕭：（喝了水後，略清醒一點）哦！秀姑，是你，弟兄們呢？

李：蕭大哥，我們在這兒呢，我們要替你報仇！

蕭：（把眼一）巡視各弟兄，握着秀姑的手，蕭蕭緩緩的說）啊！兄弟們……蕭子青……

今天，怕完了……這不是……我私人的……仇恨……這是民族的……仇恨……蕭子

青死活……並不算什麼……弟兄們……你們絕對……不能放走……漢奸和鬼子

……你們應該……跟鬼子拚……

秀：蕭大哥，你歇歇吧，你的意思我們全知道。

蕭：可是……秀姑……我不能不說了……弟兄們你們……應該……使九老爺明白……今

天！只有兩條路……不是當漢奸……就是打鬼了（漸漸興奮起來）！絕對沒有中間

的路！做兩面派，中立派……只有給鬼子消滅！你們應該馬上決定！弟兄們！我死

了之後，你們馬上到，讓虎橫去找我們的李司令！他一定……能够幫助你們！

李：蕭大哥，你放心，李得勝向你拍胸，那個弟兄不應你的意思，老子就做掉他！  
蕭：好！兄弟們！我相信你們，我蕭子青並沒有白死，兄弟們！請你們記住我……一句話……弟兄們的力量……是最偉大的！

秀：（站直）蕭大哥，我求求你……爲了你自己，歇歇吧！

蕭：秀姑……感謝你的好意……蕭子青永遠……記着你……（突然口陣抽搐，窒息地）  
啊……兄弟們……努……力……

（衆哭聲此起彼落，緊跟地應視蕭，秀姑窒息地叫：「蕭大哥……」蕭子青終於死了，秀姑突然搖擺起來！）

秀：啊……（昏倒在竹榻旁邊）

（衆人怔怔地互望，充滿癡悲痛，絕望，憤怒，瘋狂的情緒，舞台沉默了半秒鐘，半……蕭子青先哭出來……）

牛：夫哪……蕭大哥就這樣完了嗎……

張：（絕望地）唉……麒麟寨完了，這還留蕭幹什麼呀！

李：兄弟……你們忘記了蕭大哥的話嗎？咱們不報蕭大哥的仇，算不了麒麟寨的好漢！麒麟寨麒麟寨的命運就決定在今天！

秀：（醒了過來歇斯底里地叫着）啊！我把你們這些漢奸，野獸……天哪！我……

你們！

李：（氣忿而悲痛地）嘿！都是咱們害了他！

乙：（沒精打采地）九太爺來了。

（鄧九太爺提着一隻燈籠從外面進來，大家怔了一怔，不去理睬他，沉鬱的空氣，給略動盪一下，立刻又回到一種更憤怒的沉鬱。）

鄧：（怔了一怔）孩子，這怎麼一回事？

秀：（悽怨地）你瞧吧！

鄧：（發現蕭子青死了，大吃一驚）啊！死了嗎？還是誰幹的？

秀：（氣憤之至）爸爸，你現在還不明白！

李：（突然站起來）九太爺，蕭大哥憑什麼要死得這樣慘？那姓胡的憑什麼能活死蕭大哥？

鄧：（惶惑地）李得標！

李：是的，九太爺，我想，蕭大哥抱着一片熱誠，到咱們山寨來，跟弟兄們一塊兒住，一塊兒吃，爲的是什麼？老實說，他如果與拉隊伍跑也不等今天，也不會死得這樣

慘，他就是爲要咱們麒麟案好，爲了愛國呀！

鄧：唔！

李：九老爺，咱們今天害得他這樣下場，這算得江湖上的規矩，這算麒麟案的義氣嗎？  
蕭大哥憑他一身的本領，就是死也該轟轟烈烈的死在火線上，輪得着這批狗都不如的漢奸，這樣磨折，這樣的收拾他嗎？

鄧：（受着內心的譴責痛苦而窘感地）噯！胡老二，這混蛋！

張：這就叫做「私仇公報」，把蕭大哥治死了，好再來對付咱們這一夥兒呀，老實說，就是你老人家，他又何曾放在眼裏呢！

丙：可不是，九老爺，你剛才沒聽見那樣兒，他那裏管你老人家，麒麟案就是他的了！  
鄧：胡說！麒麟案是他的？

李：今天反正已鬧反了臉，有了姓胡的就沒有咱們，甯才蕭大哥還丟下兩句話，現在咱只有兩條路：不是當漢奸就是打鬼子，要談什麼中立，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回事，九老爺，弟兄們忍受不住了，究竟怎樣，就憑你老人家一句話。

鄧：李得權，你跟了我這幾年，頭道還不明白我？（厲聲）我鄧老九是當漢奸的人嗎？  
李：是呀，那我們就該去打鬼子，老臥在這兒，還讓鬼子漢奸來消滅我們？老實說，今

天不解決胡二跟那姓錢的，誰能擔保鬼子不來消滅我們？

鄧：（苦悶之至）唉！

秀：（忍不住）爸爸，你難道還不能下一個決心嗎？蕭大哥的屍身還沒有冷，究竟是誰把他害死的？蕭大哥一番心血，都花在弟兄身上，今天落得這樣慘死！殺死他的，就是你的好參謀，好朋友，好兄弟，爸爸！咱們拿甚麼臉去見人？

鄧：難道說你爸爸害死他的嗎？

秀：（悻悻地）誰又那麼說呢……

鄧：孩子，你爸爸混了這一輩子，江湖上誰不知道我鄧老九是個有血性的好漢，今天蕭兄弟死的這樣慘，你們心痛，難道我就不心痛嗎？何況蕭子青……（突然外面一陣槍聲，羣衆喧嚷起來。）啊，什麼呀？

（衆人都緊張起來，守卒們立刻警戒。）

李：啊，發生什麼事呀？

鄧：張兄弟，你快點兒去瞧瞧！

張：我去！

（張正要下去，一個哨卒奔進來。）

卒甲：報告！胡二爺帶一些人往山下跑，給弟兄們包圍起來，開了火呢！

鄧：啊，他要拉我的隊伍，好像快！胡二爺帶了多少人？

甲：只有二十幾個人，全是胡七那一班手下，還有那個姓錢的客人，胡七已經給打死了！

鄧：誰在那兒指揮？

甲：劉大爺。

鄧：張兄弟，牛兄弟，你們趕快去，把他們槍斃了！……好小子，這一回他可是不要命

了！

張：好，牛兄弟，咱們走，狗食的，現世現報，老子這才痛快呢。

（張牛及卒甲出）

秀：（歇斯透里地狂笑）哈哈，好！他倒先幹起來啦！是誰要抱咱們的隊伍？是誰

要錢壞咱們的山寨？爸爸，你這一下可明白了吧！

鄧：（暴怒）胡二這狗！

（外面槍聲已止，但羣衆的吼叫聲却更強烈了）

——打死漢奸！

——咱們要去打鬼子！

——替黨大哥報仇！

——打倒日本鬼子！

李：九太爺，你聽！弟兄們恨到什麼樣子？弟兄們可是看得最明白的！

鄧：（堅毅地）孩子，你們別跟我頂了，我老頭子算是瞎了眼，上了那狗東西的當，可是現在咱就照你們的意思幹！

李：好！九太爺一句話！

鄧：李得標，你聽着吧！咱鄧老九要不幹，要幹就幹到底！

秀：爸爸，我相信你……只是黨大哥……啊，（一陣心酸，又跪倒在竹榻旁邊）  
鄧：孩子！

（外面羣衆的叫聲聲更近了，夾着叱罵的聲音，

——槍斃漢奸！

——替黨大哥報仇！

——打倒日本鬼子！

——請九太爺領導我們去打鬼子！

（人影掠過，喊聲震天，羣衆什亂擁進大殿的院子未來，拿着火把刀矛和槍枝，羣

衆的一部分被捲沒在舞台後面，只有叫罵的聲音可以聽到，胡二爺和錢順生捱得清被羣衆擱在石階前面，劉大鼻子滿頭大汗從羣衆中衝出來，張大麻子和牛二藝跟在他們後面。

劉：（與番之至）報告九太爺，這兩個狗東西，帶了十幾名弟兄，想抱了槍開小差，他們還想殺第三組弟兄們的槍呢！弟兄們把他一下子包圍起來，現在已經完全解決了。

鄧：那些跟他的人呢？

劉：打死了一部分，一部分扣起來了。

（趙慕卿的女兒，突然從人叢裏竄出來，跪倒在鄧九太爺的前面。）

趙女：九太爺，替我媽媽報仇呀，你要槍斃那漢奸呀！

鄧：趙姑娘，起來，這不是你一個的私仇，這是大家的公仇，你起來！

趙女：（站起來，指著那個漢奸歇斯迭里地笑）哈哈，你們兩隻狗，他們也有今天，你想娶我，你打死我媽，你要把山寨賣給日本鬼子，哈哈，看你們現在再死，哪，九太爺，請你槍斃他！

羣衆：槍斃他！槍斃他！打鬼子去。

鄧：（威嚴而激動地）弟兄們！（衆人漸漸平靜下來）你們聽我說，你們的意思我聰明

白，咱們麒麟寨是江湖上有名的山寨，咱們弟兄都是清清白白的好漢！如今鬼子打了進來，咱們都是淮北山東的老鄉，難道還幫鬼子去打自己人不成？

衆：不！咱們要把鬼子打出去！

鄧：對，把鬼子打出去！可是這胡二這不要臉的王八，弄了個當漢奸的把兄弟到咱們山寨里來。他想把山寨賣給鬼子去，他被這山寨的規矩，他殺死趙太婆，他專強姦人家的闺女，他要殺死咱們的弟兄弟，他違背命令，私刑吊打，他要開小差拉隊伍跑，他還想殺弟兄們的槍，弟兄們這樣十惡不赦的漢奸，咱們能饒了他嗎？

衆：不能够，槍斃他！

鄧：好！麒麟寨弟兄一條心！咱們一句話，打死漢奸，去跟鬼子拚！

羣衆：（歡呼起來）

——打倒日本鬼子！

——打死漢奸！

——麒麟寨弟兄一條心！

鄧：把這兩東西帶過來！（牛二喬，張大院子把胡錢二人抓到鄧的前面，錢應聲不止，臉色蒼白，胡仍磨一味頑強。）



牛：（咬牙切齒的劈了胡二一個耳光）奶奶的賊王八，你也有今天，牛二老爺受你的氣受夠了。

鄧：好傢伙，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錢：九老爺，開開恩啊，我也是中國人，請你看看同胞之面饒了我一條狗命吧！

張：哼，你是中國人？中國人還沒有養過你這種臭王八呢！

胡：老錢，別給我丟臉，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再給他算賬！

鄧：（一個耳光）媽的，你配充什麼臭好漢！

胡：鄧老頭子，你豬油蒙了心，忘記了咱們二十年的交情，聽這些毛頭小子來害死我，

老傻瓜，老王八，有一天教你死在日本皇軍的手里。

鄧：（怒極）呸！你還有臉說話，兄弟們，帶出去，斃了。

（兩人被牛劉拉了出去，在砰砰槍聲中，羣衆又歡呼起來！）

劉：（進來）媽的！老子這才出一口氣！

羣衆：諸君大爺說話！

（劉李等痛苦地互視了一下，說不出話來，衆人閃開一步，秀姑站在最中央最後面的高處，激動而悲痛的聲音，立刻使羣衆嚴肅起來。）

秀：弟兄們！你們要痛大爺嗎！可是——大爺已經死了——

（羣衆大大的震動起來。）

劉：（大吃一驚）什麼？死了？

秀：（慘澹而悲痛地）是的。蕭大哥死了，給漢奸們活活的殺死了，弟兄們，這是麒麟寨最大的悲痛！（羣衆悲泣之聲四起）咱們抬斃了漢奸，蕭大哥已經看不到了。可是——弟兄們，咱們有更大的仇人在前面！我們要把那些漢奸的祖宗——日本鬼子趕出去，這才是真正的報了仇！（支持不住了，突的倒到九太爺的懷里）

鄧：（抱住了她）孩子！（頭目們在竹椅旁邊一個一個穆肅均跪下去，羣衆低下頭，歇噓的聲聲益高，燈光漸漸暗了！幕徐落）

——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版

版權所有



發行所  
改進出版社  
永南長三  
安平汀元  
泰中  
溝正山  
橋路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大書店

現代文藝叢刊

— 4 —

麒麟寨

荃麟著

實價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M)

I284.6

131

麒麟寨

